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戀愛與社會

史篤謨著
李珠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愛與社會

史篤篤著
李珠譯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554

類號

083.12 / 330



小序

史篤謨 (Theodor Storm)，德國寫實派中傑出之詩人兼小說家也，以一八一七年九月十四日，生於許里斯維·霍爾斯坦州 (Schleswig-Holstein) 荷松市 (Husum)。詩文鳴於時，傳於世，因其情調熱烈而沉鬱，氣宇壯大而清新也。

國人評史氏者，恆謂其所作詩，長於抒情，自成一家；所作小說，流利真摯，莫不一往情深。然自其實際言之，史氏之藝術價值寧止於此！觀其一生軼軻，十年漂泊，懷鄉病深，愛國情熱，反抗心切，故意門湖 ("Turmensee") 等作，雖係抒情短篇，亦極纏綿婉轉之致，余譯斯篇。則取其悽情哀感之外，更有憤鬱感哀之概，實為史氏全部五十種小說中之代表作也。

此篇原名 "Fin Doppelgänger", oder Liebe und Yesselschaft", 作於一八八六年，曾經數度修改而告成。篇中述工人約翰之一生，精密生動，其描寫生活戀愛與社會環境之矛盾苦

悶，可謂優美藝術之標本。今以修業之暇，倉卒譯成，雖幾經推敲，或仍未能盡達原著之精神，是遺憾耳。

民國二十一年國慶前一日在柏林譯畢，二十二年八月修改後記。



戀愛與社會

幾年前，當夏季溽暑的時候，每天都是晴朗的天氣。那時我寓居在耶納城內一家舊式的熊記旅館，從前馬丁路得博士也曾在那兒寄宿過的。我和旅館主人老是談及當地的情形和人民的風俗，並把我的姓名，職業，住址——同時就是我的家鄉——等項一起記在旅客登記冊上。

第二天，我便去登孤塔閒眺，接着上上下下的玩了一會，直到下午才回到旅館客室來。這是一間十分寬敞的客室，那時正空着，沒有旁的人在裏面。熱得昏沉沉的我便對着一瓶「英格海梅」（德國的一種酒名——譯者註）在一把放在爐子背後的安樂椅上坐下了。那兒倒非常涼快。一個鐘滴答滴答地響着，同時有一些蒼蠅嗡嗡地傍着玻窗飛舞。那樣地坐着無聊，多謝上帝的慈悲，

他漸漸地把我送入夢鄉，不覺酣然入睡了。

最先驚動我的是一陣洪亮而又平和的男性的聲音，彷彿是離別的當兒有什麼話在叮囑人似的。我把眼睛微微地睜開，便看見離我不遠，靠着一張棹子坐着一位上了年紀的人，從他的服裝打扮上看去，顯然是一位林務官；坐在他對面的是一位青年，也穿着一身綠的衣服，他正對着那位青年說話；那時候夕陽已反射牆上了。

我聽得那位上了年紀的說：「菲立斯，你還須記着一點，你是一個好胡思亂想的人；你從前曾經作過一首詩；像那樣的東西，你可不要給那老頭兒看見！旁的話沒有了，你去吧，替我向你的新主人請安問候一下；待到秋獵時期，我再來看你罷！」

那位青年走後，我便抖擻起精神來；那位上了年紀的人靠窗子站着，前額緊貼着玻窗，目送着青年遠去，彷彿有點依依不捨的樣子。那時我把剩着餘瀋的「英格海梅」喝完了。當那位林務官回過身來的時候，我們好似完了一件什麼工似的，彼此打了個招呼。因為那時屋子裏除我倆外，別無他人，不一會，我們就坐在一處閒談起來了。

那人身體長得很魁偉，約莫五十來歲的年紀，剪得短短的頭髮已呈着斑白的顏色。領下長着一把鬚髯，臉上露出一對和悅的眼睛。從他那種談諧的態度看來，一望而知他是個和藹可親的人。他的談吐中不自覺地流露出滑稽的口吻來。他口裏點燃着一支獵人用的短煙斗後，便對我陳述那青年的來歷，他告訴我他曾僱用過那青年好多年，現在把他介紹到一位比自己更年長的朋友那兒去，那人是他的同事，好把那青年有所造就。當時我憶起他方纔申斥那青年的話來，因此就向他發問，怎麼一般詩人會冒犯年老的人。他聽了我的那番問話，便搖頭大笑。

他回答我說：『先生，他們何嘗冒犯我呵。我並且很贊成他們呢！我是個鄉間牧師的兒子；我父親也是個愛作詩的人。他雖然說不上是一個怎麼了不得的詩人，可是他有一次模仿『聽命於天兮』那章詩（Christian Fürchtegott Gellert 一七一五年——一七六五年作）寫了一首讚美詩，印成單張，直到現在我們鄉裏還有人在歌唱呢。我自己——乳氣未脫的時候就能背誦半部烏蘭（Uhland）詩集，尤其是那回夏天使我興高彩烈的——』說到那兒，他突然地用手摸摸他微發紅的臉，然後往下說的時候，彷彿把那將要脫口而出的話已在心裏暗自改了語氣似的：『那

個夏天靠樹林邊的一棵耐冬花開得芬芳馥郁，真是往年從未見過的！一次有一匹公鹿，後來——那是萬難饒恕的一件事——又有一個打獵時少見的東西——一個鶉，全被我把它們放跑，打不着一個！——那個孩子倒還沒有糟到我那般田地；不過那邊的那位老頭兒，要是聽得我們有時唱：『綠衣獵人行路驕，地老天荒共長消』（Wilhelm Müller 一七九四年——一八二七年作）那個歌的話，他就要發怒的。你先生可也知道那個快樂的歌曲吧？

我雖然也知道那個歌——它的作者福萊里格拉士（Freiligrath 一八一〇——一八七六年作）不也是把他慷慨激昂的愛國心發洩於一個無聊的東西嗎？——可是那位老先生方纔說話的時候似乎忽有所感的樣子，那回事壓在我的心頭，我不由得低聲問道：『那棵耐冬花往後可有開過那麼芬芳沒有？』

我覺得我的手被他抓着，而且抓得十分緊，我確乎不敢喊出聲來。他嚶嚶着回答我說：『那不在此地的事情，但那種香氣是永也不會消失的——祇要它存在一天，是永也不得消失的！』他半吞半吐地加上那麼一句話，接着倒滿一杯黃金色的酒，一口把它喝盡了。

我們往下又談了一會兒，聽他講了一些關於他在林中和佃獵生活中饒有趣味的故事；從他口述的經驗中更足以證實他的一生是多麼穩健和莊重。那時候天色差不多黑透了；屋子裏的旅客漸漸增多，房內的燈火也通明了。林務官於是站起身來，說道：「我原想多留一會，可是我的妻在家裏一定在等待着我了，現在我家裏祇住着我們夫婦倆，因為我們的孩子在魯拉城內的林科大學念書。」他把煙斗放進袋裏，就喊他的一匹獵犬，我卻不會知道那匹獵犬方才是臥在牆角那邊。他把手遞給我。同時問我道：「你先生打算什麼時候從這兒動身？」

「我打算明天就走！」

他籌思了一下；臉並不望着我，只是接着問：「我們今天初次訂交，你看我們不更可以彼此接近，友誼更深一點嗎？」

他那番話觸動了我的心；因為我出門已經有兩個星期，今天纔得第一次和一個人捉膝談心；我可沒有即時給他答覆；我在思考着，不知道他的問話可有什麼用意。

他又接着說：「我老實對先生說了罷；我想和先生認識認識，我不但是敬佩你的品格高尚，同

時還有另一個緣故呢。你的聲音——這還不恰當——實在是你那種說話的態度逗引起我心裏的那個念頭。我覺得，這一層和我很有一點密切的關係，可是……」

他要說不說地突然抓着我的手，又接着說：「你別使我掃興！我家離此間不過一點多鐘的遙遠，在橡樹林和松樹林之間——你可願意我到家裏通知我的妻，請你留在我的家裏作幾天客人麼？」

那位老先生那麼誠篤地望着我，自然使我很願意地答應了他，並且我告訴他明天就去。他笑着和我握手說：「你準定來！好極了！好極了！」於是口一吹，招呼他的犬，然後拿起他那插有一根鷹毛的帽子向我招呼，跨上黑馬，向前馳奔而去了。

待他去了以後，旅館主人過來對我說：「那位林務官是一個慨慷之士呢！我早已料到，你們兩位一定要結為朋友的！」

我回問他一句：「爲什麼你早就料到呢？」

「那有什麼難哪，你先生和林務官太太不是同鄉嗎！」

「我和林務官太太是同鄉嗎？這點我倒全不知道，還是你第一個告訴我呢；方纔我也不會把我的家鄉介紹給那位先生知道啦。」

旅館主人接着說：「你把家鄉說穿，那固然是不行的；那位先生也還不會把旅客的登記冊翻看過，因為這不是報紙，沒有什麼好看！」

我於是想：怕不是爲了我的鄉音關係呵！難道我的鄉音那樣地根深蒂固，簡直改不過來的嗎？但是在故鄉近三十年來，和我們相仿的年青的姑娘們我全認識；我卻不知道有嫁到這兒南方來的女子。我於是向旅館主人說：「你大概弄錯了；林務官太太的娘家姓什麼？」

他回答我說：「先生，這我可不知道；不過有一件事情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彷彿是擺在眼前一般——有一次林務官的老太爺和老太太——這一對傳教的老夫婦已經去世了——帶着一個還不滿八歲的小姑娘坐着車子到這兒投宿過。」——我不願意往下再問，只得把這事攔在一邊，聽其自然了。到林務官住宅去的那條路雖經本人講過一遍，但是我又讓旅館主人詳細地指點了一番。

第二天清晨，露珠還點綴在草木的葉子上，路旁叢林中的鳥兒還才鼓羽晨噪的當兒，我卻已走在路上了。約莫走了一個鐘點，往後我便循着一叢橡樹林走去，接着他們指示我的途徑，灣入一條大路上去，左道旁的一帶，全是樹蔭。我想不一會就要走到路口，我那新結識的朋友的住宅就可舉目在望了！還沒有走到十五分鐘的光景，從靜寂無聲的大森林中，彷彿有一種農事工作的聲音迎我而來。路旁的樹蔭也已到了盡頭；那兒有一個池子閃閃地照耀在我眼前；池子的那邊，在一塊有石階的平台上，便是一所舊式高大的房屋，開着一扇大門；門上釘着一對很大的鹿角，被熹微的晨光照拂着。接着便起了一陣狂亂的犬吠聲，那兒至少有六隻大小不一的獵犬；羣犬聽得一聲響亮的口哨，突然地一無聲息了。

當時有一個我已熟諳的男子的聲音喊道：『好！早安！歡迎得很！』他說着走出房來，下了石階，繞着小池子走了過來；可不僅是獨自一人！還有一位嬌嫩的婦人，差不多是閨女模樣，扣着他的胳膊走來，我們彼此走近了，這纔使我看出來，她的年齡已快有四十歲了。她和我打了一個招呼，把他

丈夫的話重說了一遍。她那半張開的口顯露出一種溫存可親的神氣，籠罩着一副和藹的面龐，看過去無疑地她是一位忠實而且真摯的人。我們一同向着房屋走去的時候，我看得非常明白，她有時把自己的胳膊放在她丈夫的胳膊上，那種模樣彷彿她要對他說：『你把你寄托在我的生命裏；你很願意地寄托着它。你的福氣也就是我的福氣！』

我們在一間陳設平常的屋內坐下喝咖啡的時候——主人留下來給我喝的——林務官很快活似的往安樂椅上靠着。他用那滑頭似的眼光向我和他的夫人瞟了一眼，然後開口說：『葛利絲丁呵，我把一位貴客帶來給你啦，可是他姓什麼，名什麼，作什麼事，我一概不知道；他將來要走的話，祇望他把那兩件事告訴我們，好叫我們將來還可以找他回來：同一位普通的人往來，這是多少使人快活呵，不一定要和什麼高等顧問，什麼排長往來的啦。』

我笑着說：『關於我的出身和我的來歷，我是從不欺瞞人的；』我接着告訴他們我是一個普通的律師，於是把我的姓名說了出來，當時那位太太轉過身來對着我，彷彿在吃驚的樣子；同時我還覺得她的眼睛往我臉上瞟了一眼。

林務官高聲地說：「葛利絲丁，你怎麼啦？一位律師倒很合乎我的心意！」

「也合乎我的意思呵，」她回答說，並且遞給我一杯咖啡，氣味濃香得很，使我心滿意足。她還站起身來，把一握碎麵包由那開着的窗口拋了出去，然後復回原位。外面好像下着暴雨似的，從屋頂上忽然飛下一羣鴿子；由房子前面的菩提樹上又飛下來一些麻雀，於是引起了一種有趣的喧噪聲。

「牠們這些東西可好啦！」林務官笑着說，把頭向窗子那邊一揚：「自從我們的鮑兒到魯拉後，牠們更胆大無懼了！她老是把那些碎麵包撒了餵那羣從沒有一時吃得飽的餓鬼，這件事情她可是不能丟下；她一方面要去照顧孩子，同時還須去服侍這羣天生的餓鬼！」

那位太太正在喝咖啡，她不慌不忙地放下杯子，說：「祇是孩子一個嗎？我想，他的父親也有份的吧！」

林務官回答說：「夫人，算了吧，不要說啦；我自己覺得，我不是你的對手；我們還是言歸於好吧！」

我們接着閒談下去。要是這副和藹的婦人面龐扭轉過來對着我的時候，我不免在那臉上探索，可有面熟的地方沒有。有幾次恍惚間好像要被我找出頭緒了，彷彿從她的面容上，露出她那當年小孩的面目望着我似的，可是我最後不能不向自己說：「你不認識這位婦人，你絕對沒有見過她呢。」我也曾細心傾聽她的口音：原來我們家鄉的口音總是把類似的母音分不清楚，同音的子音也老是辨不出來，可是那兩種毛病，在她說話的口音裏全然顯不出來。祇不過有幾次我覺得聽見她把那在子音之前的「S」字母讀得尖銳，那樣的發音我相信我個人早就改變過來了。

上午我和林務官到附近的樹林裏閒步，他指點他的長滿了老橡樹與高不盈指的樹秧，以及培植採伐的地點給我看，並且把他種植森林的方法詳細地向我敘述了一下。我們瞧見了一隻角上每支有八個叉的公鹿，又遇見幾匹母鹿；甚且看見一個黑棕色的野猪臥在一塘泥潭裏，把頭露出來，斜着小眼向我們望望。我們出來的時候，身邊並不帶着狗；我的侶伴催促着說：「放心地走吧！我們到家不致有什麼危險的。」

午餐後，主人領我上了一層樓，到後面那間爲我預備了的房間裏，他說：「你不是還要寫信嗎，

應用的文具都在這兒，我們的孩子從前也曾住在這兒的；這兒又涼快又清靜！」他拉我走到一扇開着的窗子前面，對我說道：「你看，這兒下面是我們花園的一部份，那後邊是個池子；再往後去便是一片草茵和繁茂的大樹林——一切外來的聲息，它全給你阻擋得透不過氣來——你跑了半天，太乏了，好好地憩息一會吧！」他說完了話，和我握了一下手。

他走了。我依照他的話，在那兒憩息。那時花園裏草蟲的鳴奏聲，附近的叢林中的黃鶯和山鷹的叫噪聲，以及從那半空中高入雲霄的樹梢上傳佈下來的鷹嘯聲，都從洞開着的窗櫺外吹送進來，這一切聲音，彷彿漸漸地越聽越遠的光景；不一會就萬籟俱寂了。

我睡醒了。睡得很久，錶針已經過了五點鐘了；可是那封信還是非寫不可，因為要讓一個傭人在六點鐘時把它帶到城裏去。

我很晚纔走下樓去。看見女主人坐在房子前面菩提樹蔭下的長橈上，正在那兒修補什麼東西。她看見我來，說道：「這是替我們鮑兒補的東西，」好似表示抱歉的意思，把那些東西放在一邊；「他把衣服撕了，他年紀還輕，很淘氣；雖然淘氣，但是他很好呢！——你睡得很好吧；太陽快落山了

啦！

我問她的丈夫在那兒。

「他因爲有點公事，不得不出去一下；可是他還留下話給你問好哪。他並且對我說：——要我們彼此認識認識，到那邊松林裏開闢出來的大路上逛逛；往你上半天和他還沒有去過的那邊走走；他在那兒一定找得着我們的。」

我請她把慈母的針線重新拿起來做後，我們還談了一會兒，可是還不見他回來，她於是站起身來，說道：「時候不早啦！」她的臉上驟然地一紅。

我們並着地循着那條兩邊夾着大松樹的路上慢慢地閒步，路的一旁還有夕陽映照，我們的談話好似完全停止了；我用眼睛不斷地端詳她的半面形；可是我依舊如在五里霧中，絲毫不解個中底蘊。

後來我耐不住了，便開口着說：「太太，請你讓我說兩句話，打破在叢林中的沉寂；我爲內心的驅迫，有句話要告訴你，同時還有一句話要問你；你自然知道，一個人在外面的時候，老是暗地裏找

求自己的同鄉哪！」

她點頭表示同意。接着說：「你且說吧！」

我於是開口說：「今晨我說出我的姓名的那時候，你的神色彷彿吃驚似的，我怕沒有看錯吧。莫不是你從前早經聽到過那個名字嗎？我的父親——至少在地方上說起來——是一位出名的人。」

她把頭點了幾次，又說：「不錯的，我想起來，我在小時候就知道你的姓名哩。」

我把我的祖城告訴了她後，她兩眼驟然地發楞，目不轉睛地望着我的眼睛；有幾滴奪眶而出的淚珠遮矇了她的兩眼。

我不覺大吃一驚，說道：「我並不是故意使你傷心；不過熊記旅館的主人從旅客的登記冊上知道了我的家鄉，說我們兩人是同鄉呢！」

她深深地喘了一口氣，接着說：「如果那兒真是你的出身之地，那我們真是同鄉呵！」

我半吞半吐地接口說：「話雖是這樣講，但是我們家鄉裏當時的住戶，我敢自信是沒有不認

識的，我卻的確不知道，我把你列入那一家總好啦。」

那位太太回答說：「我怕我的家，你不見得知道吧。」

「這話倒說得奇怪啦！你究竟是在什麼時候離開城裏的？」

「大約離現在差不多有三十年了。」

「哦，我那時還在家鄉哪，那時候我們那兒多少人還用不着跑到外鄉來呢。」

她搖搖頭：「那個怕別有原委吧：我的搖籃——」她躊躇了一會兒後纔說：「我怕不會有過

一個搖籃呢；但是那間小房子——就是我生下來的所在地——不過是一個窮苦工人賃居的一

間房子；我便是他的女兒。」

她舉起一雙清麗的眼睛望着我。她說：「先父的名字叫作約翰韓生，」

我心裏籌思了一番，看看能否找出一個頭緒來，可是仍無結果；韓生這個名字在我們那兒猶如恆河沙數之多。因此我回答：「我很認識一些工人；我甚至在我小孩的時候每個星期在一個工人家裏作客呢；他和他那位賢德的夫人給我的好處，我直到現在還是感激不盡，我自己覺得很辜

負他們。你的話諒必很對，可是令尊的姓名我並不知道。」

她好似在傾耳靜聽的樣子，我彷彿覺得她那天真的眼睛又在潤溼了。

她高聲地說：『你當年該認識他，那末你一定把他們——他們之稱爲小戶人家的人——記在心頭更丟不開了啦！家母去世的時候，我還不滿三歲，那時我惟他自依；可是我纔長到八歲那年，上帝突然地把他也從我的身邊奪去了。』

我們走了好一會，彼此不會交談一言；有些松枝直垂到路上，我們祇是把手指滑着松葉走；一會兒她抬起頭來，好似要說話的樣子，但又遲疑了一會纔說：『我的同鄉，我現在願意把一些別的事情也告訴給你聽；事雖離奇的確的，我總丟它不開；我常覺得從前我家母在世的時候，父親是另一個樣兒的人——我怕他，我見他就躲起來，他對我的連喊帶叫的，打我和我的母親……我父親決不至這樣的吧！我自己曾經叫人把教堂裏的姓氏譜翻看過；家母祇嫁過一個男人。我們大家一齊吃過苦，受過凍，挨過餓；可是從沒有見過父母不痛愛我的時候。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一個冬天晚上的一幕；那天正是禮拜，當時我約莫六歲的光景。那天的午飯我們總算敷衍過了；可是晚飯仍然

不够；灶上的火差不多都滅了，我肚裏還餓得很呢。那時我父親用一雙美麗的黑眼珠望着我，我就向他伸出我的小腿；他馬上用一方舊布裹着我，抱到他溫暖的懷裏。我們走過一些幽暗的街道，從這條到那條；在不知不覺的當兒，星兒都在我們的頭上出現了，我看了這顆又看那顆，問道：『誰住在上面呵？』我父親回答說：『上帝住在上面，他是不會忘卻你的！』我又望着那些星兒，他們大家都這般靜寂地把和顏悅色的閃光照臨着我。『爸爸，』我說：『你求他今天晚上再賞給我們一塊小麵包吧！』我覺得一滴熱淚落到我的臉上；我以為這是上帝掉了下來的。——我直到現在還記得，後來還餓着肚子睡在小牀上，可是不作聲息地便睡着了。』

當我們慢慢地林中循着大路往下逛去的時候，她默然了好一會。

她又接着說：『我和母親同過日子時候，那時的父親究竟怎麼樣，我可已經記不清楚；我的神經多方地想明白那個雜亂可怕的現象，結果終究是空夢一場，我也祇好就這樣罷了。』

她忽然地跪了下去，摘了一把紅色的小草菊，這草花最喜歡在瘠土裏生長；我們一路走着，牠一面用那些草花編成一個花園。

我心裏還想着她方纔說的那番話，彷彿有一個荒唐的青年在我頭裏打轉；誰都認識他，可是他的名字確是不叫約翰韓生，我的兩眼看着她那靈巧的手，我便說道：「就是小孩子有時也會想起那個無可捉摸而又到處作怪的死神，使他們不寒而慄，萬分恐懼地用胳膊緊緊摟着他們的親人呢；此外還有一層——你一定也知道，地方上普通總是替窮人的孤兒指定父親的那回事——至於你那當日的事情已經不能清楚地記起，現在胡思亂想地幻想出一番可怖的現象來，那又何必爲奇呢！」

但是那位賢慧的女主人笑着搖頭。她說：「你的打量倒還不錯，可是我從小就沒有那種糊亂地幻想鬼怪的毛病；講到我親愛的父親去世後，領我過來照管的人——比他們更好的人，是小孩子無從找着的——他們就是我丈夫的父母，當他們出去行浴的日子，路過我們的老家，便不得不在那兒耽擱幾天。」

那時候我似乎聽得我們後面有步履的聲響；我轉過頭去看時，望見林務官已經走近我們了。他高聲地對我說：「你瞧，是不是，我追上你了！葛利絲丁，你——他一手抓着她的手，低下頭

來，好好地望着她的眼睛——你的神氣好似有所思慮的樣子，可有什麼事情沒有？」

她微微地一笑，倚在她丈夫的肩上，她說：「不錯，有點兒事，夫蘭慈亞爾多福，我們，在談我們的老家呢——因為我們已經追究出來，我們兩人的家鄉同在一個地方——可是我們在那兒找不出一種彼此的關聯。」

他回答說：「那末我們今天能請他在一起，豈不是更有興味嗎！」他並且把手遞了給我，「早年的事留到現在，那也該早已忘却了呵！」

她沉思的樣子點頭示意，把自己的胳膊扣着他的胳膊。這樣地我們走了幾百步遠的光景，到了一個林中的池畔；池邊的黃色鳶尾草長得非常茂盛，真是我從來所未見的。

林務官說：「那是你得意的花！可是你下去摘時，鞋子要沾溼了；讓我們男子來替你摘個大把吧？」

「這次用不着你們爲我勞駕，」她回答說，並對我們很大方地鞠了一個躬；「我今天喜歡小草，並且我曉得這兒有一個地方，我要去那兒摘一些花來，就能編成我的花圈了！」

林務官在她後面喊着說：『那麼我們在這兒候着你，』他用一副莊嚴而充滿愛情的眼光目送着她，一直到她走入林間附近的曠場。

然後他突然地轉過身來對着我。他說：『我要求你往後不要和我的妻再談她的父親了，諒你不致見氣吧。方纔我在鬆土路上尾行在你的背後好多時了；微風斷續地傳送了不少你們在談的那些話，其餘的自然不難猜中了。要是我早知道你們兩人有那麼深切的同鄉關係——請你別怪我直認不諱——我就打消請你作客的興趣了；我雖說打消興趣；好在我們彼此已經相識，而且是這樣地要好。』

我有幾分驚訝地回答說：『但是我敢對你擔保，我絕對想不起一個工人叫約翰韓生的事跡呢。』

『難保你不曾忽然地把他想起來！』

『我想不見得吧；總之我雖不明曉個中的緣故，可是你可放心，我絕對不會再談他了！』

他回答道：『我用一句話把個中的緣故向你說了吧；我妻子的父親確是名叫約翰韓生；但是

他年青的時候，在格利克斯特脫那個地方坐過牢，於是一般人根據那個地方叫他作約翰格利克斯特脫。我的妻子既然不知道這個渾名，同時也不知道因犯罪而得渾名的事實；所以——我想你也同意我這番意思——我始終不想給她知道這件事實；她很天真地敬仰她的父親，可是她不時糊亂地幻想出那個可怖的現象來，可惜的是這並是全憑空的幻想；如果給她知道的話，她的父親可就要和她的那個想像符合了。」

我彷彿機械似的把手遞給他；不允我們又走到歸路上來了；當時我心中聯想到許多相關的舊事；等我頭腦清醒過來，仰起頭來看的時候，纔知道女主人走在我的身邊，又在那兒編她的花圈了。我便說：「請你千萬原諒，我有時突然地會爲一件心事糾纏着，連眼前什麼都忘了。在家裏家兄根據民間的舊迷信，總是說：『不要攪擾他，他的耗子從他的口中跳出去了！』（民間迷信說，人的靈魂脫離肉體的時候，附到耗子身上，所以耗子就是人的靈魂。）我答應以後要好生地看守牠，不再讓牠跑了。」

林務官的眼中透出一種諒解的目光望着我說道：「就是我們此地也有這種迷信，可是你現

在在朋友的家裏，雖然我們是新交，那點小事有什麼打緊！』

我們往下又談起來了。路上已被那些大松樹遮黑了，瀰漫的空氣裏放出一陣晚來沈悶的霧氣，那時候我們慢慢地走回林務官的住宅來了。那些犬一聲不響，只是迎着我們跳過來。在池子後面有一方草地，霧氣濛濛地上升，那兒有一個秧雞不斷地在喔喔啼鳴。各處都顯示一種安息自得的景象。

女主人先我們走進房去，主人和我坐在那按放在石階兩旁的長橈上面；他的手下人一個個地進來，或是報告事情，或是聽他吩咐明天要幹的事情；一些獵犬——捕狸犬，獵鷄犬都跟着亂擠，領頭的是一隻出類拔萃的赤醬色的嗅汗獵犬。我們想談論什麼，可是沒有時間。不一會我的女同鄉現身於敞開着的門中，請我們去用晚飯。我們一同在舒適的房裏，坐到大家喝一瓶哈德好陳酒的時候，林務官纔給我講述那隻赤醬色的愛犬的來歷，他從前從一個傾家蕩產的賭鬼手裏買得的這隻狗來，那時候牠還很小。接着又備述牠勇敢的功業，說牠直到如今對於一般特別大胆的盜林賊建立了不少功蹟。於是我們的話題轉到打獵上來了，講完這件，又講那件，只是源源不絕；不過

祇有一次，正當談話停頓的時候，葛利絲丁太太彷彿從夢中醒來似的說：「不知道那間小房子還在那條街尾不在；房門上還有一個樹孔，從前我在晚上老是穿過那個洞望去，瞧瞧父親放工回來沒有，那一切東西不知可還存在——我很想再去看它一下！」

她望着我，我祇回答說：「你一定覺得大大的改變了！」林務官抓着她的兩手，微微地搖動了一下。

他高聲地說：「葛利絲丁，醒醒吧！你回去那兒幹什麼呢？我們這位朋友已經離了老家啦！你還是在我這兒吧，這兒就是你的家——況且再過八天你的孩子就放暑假回來了！」

她舉起一雙快樂的眼睛望着他。低聲地說：「夫蘭慈亞爾多福，你把我的話當真了嗎？我說着玩的啦！」

過道上的鐘打了十下。我們都站起身來；林務官燃着一支蠟燭，同午後一樣伴着我上樓，到客房裏去。

他把蠟燭放在桌上後，說道：「你說，我們現在同心合意了，是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點頭表示同意。「當然明白；我自然也知道誰是約翰韓生。」

他說：「你想，我的先父母從道旁的泥中替我拾得這個孩子；我每天早晨看到那副怡然自樂的臉容還躺在我身畔未醒，或是早上她睡在枕上向我點頭招呼的時候，我總是感謝他們兩位先人的。不再談了——你好好地睡了吧！也把那已往之事放開了吧！」

我們大家握了一下手。我聽得他循着過道走下樓去。無奈我對於這件往事始終放不下來；我走近開着的窗子，我俯瞰着池塘和一些在黑色的水面上漂浮的睡蓮，彷彿是燦爛的月色一般；池畔的菩提樹正在發花了，芬芳的氣味隨着晚風吹送過來；不知一個什麼鳥聲間斷地從林中傳來。可是這美麗的夏夜不足以引我入勝；從我的心頭祇是輪流地湧出兩處荒涼的地方：一處是一個被人拋棄了的井，旁邊圍着已經霉爛的木板欄杆，那個井離我祖城不遠，在一塊曠野地方，聽說好些年前有一所房子——一所剝皮場——在那個地方；我小時有一次獨自一個去捉蝴蝶，走到井前嚇了一跳，便住了腳不再往前了；——另一處就是靠北的街尾，最盡頭的那間小房子，房頂是草蓋的。整年地頂上長着一顆大葱，那麼低矮，用手也能把它得到；全所房子破陋不堪，快要倒塌的樣

子，面積如此狹小，裏面幾乎連容納一個房間和一個最小的爐灶的地方都沒有。我在童子的時候，玩了郊外回來路過那兒，就停住在那房子前面。糊亂地想，如果離開了父母和教師，獨自一人住在這間小人國的房子裏，那一定很有趣吧。後來我已經作了二年級的學生了，那時又來了另一件事情：在這間小屋子裏時常有一種吵鬧之聲，引得路過的人走到房子跟前都住下腳來，有幾次我也雜在衆人裏面。一個雄壯的男子聲音連咒帶罵地說個不休。還聽得一些劈劈拍拍的毆打聲和撕了東西的破碎聲；一個女人的哭聲差不多細微得聽不出來地夾雜在一起，可是從沒有聽到一聲救命的喊聲。有一天晚上吵鬧過後，一個年紀不大而粗暴的男子從裏面出來，站在開着的門前，滿面怒容，一些深色的捲髮垂到額上把臉遮着。他面上長着一個很彎的鷹嘴鼻子；把頭向後一揚，不作聲地瞪起兩眼望着圍看熱鬧的人們；他眼睛放光似的看了我幾眼，我祇聽見他喊：『你這傢伙穿着一身漂亮衣服，給我滾開一邊！我打我的女人，你管它幹嗎？』

那個就是約翰格利克斯特脫，也就是我那位賢慧女主人的父親，我今天纔知道他原來就叫約翰韓生。

——約翰韓生是我一個鄰村的人，在他初期當兵的時候有一個丹麥的船主叫他「德國狗，」他當時沒有把他用短刺刀戳死，全虧那同營裏一個伙伴一隻強有力的手臂把他攔住着，除了那件事而外，他是一個能幹的兵士。當兵的年限滿期了，他退職後，一身鬆懈而兇悍的氣力須得找點事情作；當僕役的差使一時找不到，於時回到城裏去，暫時依憑着一個開地窖飯舖的主人吃飯。飯舖裏常有好多外來的浪人光顧；還有好多在一個水柵裏作工的工人全住在裏面，其中有一個人因為嗜好酒的緣故，工作被開除了，可是他依舊不走，直到他的錢一文不留地吃喝一空。他和約翰兩人全無工作；因此老守在一塊，兩人到外面躺在堤邊，或獨坐在昏暗的地窖室裏；那個外路人講述一些開心奸詐的野蠻事情給他聽；那類的事情他知道得很多，大半也是他自己經歷過來的；可是每次的結果總是饒有趣味的。

有一次他們又到海堤邊，一塊兒躺在草地上的時候，只有西風在颯，海鷗在叫，在那種景象之下，那個少年突然地興奮起來，自己想去嘗試一次冒險的事情；他伸展着一雙筋肉縮緊的手臂，搖

搖一對拳頭，一股火燄似的光芒從眼中射來。他喊着說：「嘿！管他媽的！既沒有正經事幹，就是幹那樣的，事也行！」

那老資格的土棍睡在他的身旁，他在說話的時候，他只是把頭望着天上的浮雲，現在斜過眼來望着那少年，「你有這個意思嗎？」他低聲說——「同你說吧，那可不怕沒趣啦！」

約翰沒有回答他。有一羣工人從那面迎堤而來，那外鄉人站起身來說：「約翰，跟着來吧，他們認識我們的；我們同他們一路上回去吧！」

——第二天因為約翰工作的希望落了一個空，於是他們兩人又躺在那兒。那外路人沒有說話；約翰祇是拔着地上的一些草，拿起來向那些飛翔的燕子打着玩。

「你還要給這條堤毀了呢，不然你有什麼事幹哪！」那個人笑着說。

約翰回口罵了一句，又接着說：「溫赤爾，昨天你想有話和我講哪！」

溫赤爾望着海上，彷彿心往神馳的樣子，那時海上正駛過一隻帆船。「我說的嗎？」他說：「要講的是什麼話呵？」

「這你自己該知道的呵；你昨天說，那可不怕沒趣啦。」

「哦，敢不是那件事！我知道了；可是那裏面危險的地方多，好玩的地方少呢。」

約翰大笑。

「你笑什麼！」溫赤爾說：「說不定連性命都保不住哪！」

「我看這纔是真正的有趣呢！」

那個人坐起身來。「你的腦袋難道那麼不值錢嗎？」

溫赤爾，那倒不是這樣說的；不過我想我的頭顱倒還長得結實，你講吧；那很有一點油水呢！」

他們兩人挨到一塊了；他們的談話變成一種交頭接耳的私語了；有時無論他們那一個跑到堤那面鬼鬼祟祟地向周圍張望，但是連一個人影都看不見。已經黃昏了；天色暗盡了。他們兩人纔回家，走下地窖裏面去。那時候在那兒還有一些喝得半醉的人圍坐棹旁吵鬧搗亂。

——
過了三天，我們城裏被一件非常胆大的盜案驚動了，全體警察都手忙腳亂地忙個不休。那件案子發生在靠市場的那所拐角房子裏，是退職的省議員光慈伯爾格和他的一個老

僕人住在裏邊的，人家找着那位消瘦的老先生倒在牀邊。被捆綁着，一張沒齒的嘴裏被東西塞住。他經過這番捆縛後，好幾個星期不能每天按時在胡同裏兜着圈子玩，因此有好多孩子不知時刻，上學不是到得太晚，就是去得太早。他復原後，又出來散步，不見他手下挾着的那把紅綢的雨傘和他戴在黃色假髮上顛巍巍的那頂高頂絨帽了，最危險的是他的老僕人尼古拉斯，頭部被盜賊很很地打了一下，他昏過去了，險些兒喪了性命。

爲了那件事的發生，那個能幹的兵士約翰韓生受了監禁六年的徒刑，同時還得到了約翰格利克斯特脫那個綽號。最奇怪的就是判詞宣佈後，城裏幾方面的貴人也有袒護受刑者的；有人這樣說，他自案子發生的第二天，就把他分贓得來的那個退職議員的金錢，送給一個在鄉下的堂弟兄作禮物了；自然那件事也就是他被捕的起因。有些人說：「那個孩子作了小偷，怪可惜的！看他的模樣，不是將來彷彿要做大將的嗎？」有一般人回答他們說：「當然啦，但是他比一些體面的強盜更像十二分，他們那流人去偷東西不過是爲找消遣，並不在乎錢財啦。」

雖是如此，可是約翰不得不到監牢裏去；於是他暫時被衆人忘卻了。

監禁六年的時間過去了；他足足地坐了六個年頭，因為幾年來國內既沒有新王加冕，也沒有太子降生。他從獄中釋放出來也同舊時當兵那樣，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績。他又回到我們城裏去找事，可是沒有人願意接受那個囚犯；尤其爲了他一雙黑眼露出一種憤懣頑強的神氣。有人說：『這傢伙外貌長得可怕，我晚上簡直不願和他碰面啦！』

後來他居然達到目的了。靠上述的北街旁邊往北去，在市長魯敦的養魚池旁，有一大塊離城很遠沒有籬笆圈圍的曠地，幾百年前有一個三脚的絞架豎在那兒。現在這片曠地是一個勤勉的市民用來種植野苦苣了，幫工的五六十名婦人和青年的姑娘正着手在那塊廣袤的土地上拔除參雜在野苦苣中間的野草，沿城有一條路，在那兒老遠地就聽得到婦女們的談話聲，彷彿磨坊裏小溪的流水一樣；有時她們中間也有一種響亮的笑聲傳揚到半空中來；然後突然間又沉寂起來；監工不知道剛纔停留在田上那一方那一隊女工中間，此刻又走入他們人叢中來了；他並不說話，只是用他一雙嚴厲的眼睛向大眾瞧一瞧。

那個監工就是約翰格利克斯特脫；人家把他對於那種職務看爲十分有用，況且在外面田上也不至發生什麼危險；這樣的籌算果然不錯，因爲田上的野草從來不曾拔除得如此乾淨，如此迅疾。

—— 女子中間有一人的笑聲特別響亮。我常在自己的門內瞧見她站在通到地窖下去的梯子上當討飯丫頭：我有時偶然走出房來，她祇是默然地把她一雙有所乞求的棕色眼珠望着我；只要我袋內有一個銅子，我就掏出來，遞到她手裏。我直到現在還記得，遞錢給她的時候同那隻纖瘦的手接觸着，這一下多麼令我渾身戰顫啊；那女子依舊默然地又從梯子那兒走了出去，我還站了一會，好像中了邪似的，低頭看着這塊地方。

現在她在那嚴峻的監工的手下作那正當的工作。他大概也受了類似我當日的感觸。他覺得自己有時不去注意一般偷閒的婦女們，反把一雙眼睛緊釘在那個十七歲的女孩的身上。她也默然地把一雙情熱的眼睛望着他，因爲她在這羣人間獨不怕他那雙眼睛。他在臉上露出一副感受精神苦痛的容貌來，他對於這類婦人大概是最危險的人。

此外還有一件事，在田的東邊離城很遠的地方——這兒的農作已經完了——有一個荒涼的井，井旁有一所剝皮場，不過這大約在幾十年前早已毀滅了的；圍着三根柱子還掛着幾塊霉朽的木板，已抵抗不住外物的撞擊。約翰格利克斯特脫也知道那個井：井身十分狹窄，周遭長滿着青苔和一些零丁的草叢，約翰用眼睛穿過草叢去尋井底，但是看不出着底之處；這可料想那是一個很深的井，因為約翰有天晚上走過那個井的曠地，投了一塊石頭下去，經過了好一會時間，纔有一種彷彿打在什麼東西上面似的聲音傳到他的耳管中來。那人咕嚕着說：「祇有上帝纔知道底下有些什麼東西吧；底下不是水，大概只是些癩蝦蟆和廢物吧！」他就不自覺地舉起步來，趕忙地回家了。

有一天早晨他走到田裏時，多數的女工已經齊集了。他今天心中有事，一起牀就出門，忽然有隻烏鴉呀呀地從那倒塌的井欄上飛起來，把他的意識從迷夢中驚醒。約翰仰起頭來，凝視之間，那面目黧黑身材苗條的女孩子莫明其妙的樣子舉起兩隻手臂，向着井飛奔而來；另一個胸部寬闊的，已經產生過三個私生子的婦人，由後面追來。她嘲笑那個女孩子，叫她把一雙眼睛釘着那個漂

亮的監工，好使他心醉魂消地愛上她，旁的婦人們都笑了：『女孩，快去把她這個蠢東西裝模作樣的鬼樣子拆穿吧！』那女孩子聽了這句話激動了氣忿，當即對那婦人說破了她的實情，惹得她拳頭握着草鋌，彷彿發瘋一般地，在她奔跑的後面追來。

面容慘澹的約翰看見這女孩子向着井口狂奔過來，他趕忙跳到那倒塌的欄杆面前。『她要打死我呵！』那年輕的女孩子說，然後猛力地倒在他的手臂裏，使他幾乎跌倒了。

他高聲地說：『丫頭呵，難道叫我們兩人都掉到井裏去嗎？那也何嘗不好！』他把她緊抱在懷裏了。

她想從他身上掙脫開去，大聲地說：『放開我吧！你想把我怎樣啦？』

他向四周一望，那兒祇有他們兩人；那個身材高大的婦人剛纔瞧見了監工就立刻逃走了，其餘的婦女們都遼遠地在田的西面工作着；他把眼睛重復移轉到摟在懷中的孩子身上。

她用一對小拳頭打他的臉。她高聲地說：『放開我吧！我要喊起來啦；你不要以為你能傷害我的呀！』

他沉默了一會，兩人的視線互相接觸着。他然後說：「我要把你怎樣嗎？我不是要害你——
——但是我想娶你啦，只要你願意的話！」

她不回答，祇是偎依在他的懷頭好一會兒，彷彿死了的一樣；他只覺得，她的手足都失力了。

他溫柔地問她：「你不想說話嗎？」

她突然地把兩手捉住他的頸項，幾乎勒死了那個強壯的大漢。她說：「我願意。你長得最漂亮！
離開這個井吧！別讓你掉到裏面去，還是在我的懷裏好！」她說完後，和他親吻，直到她的氣都喘不
過來。

她往後又說：「你看可好，你搬到我們家裏去，搬到我們媽媽的小房子裏去；你祇要出一半房
錢就得了！」她又望望他，又和他親了一會吻；她把她那長滿黑髮的頭往頸後一揚，響亮的笑聲從
紅唇邊發出，彷彿帶着一點太放肆了的神情。她高聲地說：「就這樣辦吧！我現在在前面跑，你可快點
跟我來，再看看我在一般婦女們裏面可是長得最漂亮的不是！」

她向着農場飛也似的奔去，他隨在她後面走，情緒興奮地慢慢走去。要是那時有人看見他，而

且他急着要找一個朋友的，那末約翰一定毫不猶豫地會投入他的懷中去。那個危險的人好似變成小孩模樣了；他伸開胳膊，又慢慢地向懷前抱合，彷彿是在懷抱着那輕年女子贈予他的幸福；她好似一隻翱翔的小鳥在他前面的田中跑去了。「講到事情呵，」約翰說，把一對拳頭揮向空中，「可是不要讓它等閒過去！」

他來到農作場中，那個身材高大的婦人對着他躲躲藏藏的樣子；可是等他的兩眼射到她那副醜臉上時，她却眉開眼笑地，顯露出一種從來所未見的模式。他自言自語地說：「你跑你的，你斜着眼看我幹嗎！你就是那畜生，無意地把那個寶貝趕到我懷裏來的！」

那年輕的黑丫頭很知道和她的意中人周旋。她低聲地對他說：「笑一笑吧！你爲什麼不笑啦？」自己卻微笑地把一雙黑眼珠向他望。

他說：「我不知道爲什麼——嘿，那個井吧！」

「那個井怎樣啦？」她問。

「我巴不得，它不留在世上纔好！」停了一會他又接着說：「愛娜，你那樣瘋狂，我怕你會有一

天掉到裏面——絕對不能讓它開着口的。」

「約翰，你是個呆子，」那女孩子嘴裏噤咕着對他說：「我從現在起怎麼還會掉到井裏去！要是那一羣蠢娘們不是距離這兒那麼近，我就倒在你的脖子上，那裏還會掉到井裏去呀！」

可是他懷着什麼心事似的走開了，白天的工作完畢後，他很晚走過那片荒涼的地方，他卻不敢路過那口井；他立住了腳，又拋了一些小石塊到井底去；然後他跪下來，在井邊探着身子，靜悄悄地假聽着，彷彿那井底藏着什麼可怕而不可思議的東西，他以為一定可以採得一些聲息出來。

夕陽和晚霞在那茫茫的天邊消逝了，那時慢慢地回到城裏來，走入大街到他僱主家裏去。——第二天早晨女工們很覺得奇怪，看見一個木匠到田上來，圍着那口古井砸了一個很粗堅固的木板欄杆。

九月間在大倉房首層的包裹室內舉行「野苦苣聯歡會」的慶祝。午後開始慶賀，凡在場內被僱的工人，如車夫，火夫，蒸溜夫，都全體赴會，形形色色的人，多如鯽魚樣的數不清來。以菊花，黃楊

和其他秋天花草編成的裝點品掛滿着樑上。衆人依着長檯和按放在大桶面上的木板坐着。不久都喝過咖啡了，夾雜地懸在花環之間的燈與燈籠全部燃着了，在衆人低聲細語中發出一管銅簫，幾個提琴的聲音，一般年輕的女子已探着頭企待多時了。

約翰已在和他年輕的女人跳舞了，她很熱烈地倚在他的胳膊上；他顯露出一團喜悅的神色，不時地對那一羣黑黢黢的羣衆視看；但是他們與他何干？——一張沉重的橡木棹子突然地推入跳舞場中，他和他的女舞侶不知怎的碰在棹子下端了，她忽然喊了起來。但她不會受了傷，可是約翰喊那年輕有力的火夫：『佛蘭慈，幫我抬開這張棹子去！』

他彷彿沒有聽見似的：於是約翰去牽他的袖子，那火夫大聲地喊道：『幹什麼？』然後把頭扭轉一邊。

約翰回答說：『沒什麼事，這張棹子非抬開不行。抬到牆角那邊去！』

『好呵，把它抬到那邊去吧！』那個青年說；有一部份的工人站到一塊，他就擠入他們的人叢裏去了。其中一個人問他說：『他想叫你幹什麼？』

「我不知道；叫我幫他忙呵！」讓他自己去幫自己吧！就因為沒別的事幹，所以纔來的，不是還不走啊！」

旁人都笑了，於是全散開了，各自去找自己的女舞伴。約翰從聽他的一半的話裏已聽出幾分意思來，但仍緊閉着口，祇是繼續和他的年輕的女人跳舞，不斷地和她一個人跳舞。

正當興高彩烈的時候，主人帶着幾位朋友也上樓來了；市長是其中的一人；從前當犯人送入監獄時，很有一些人同情於約翰，市長也就是這些人中的一份。現在他的目光緊對着這對縹緲的年輕的伉儷細看。

女主人有一位略上年紀未曾出閣的小姐，立在他身旁說。「你瞧，」那女子低聲說，用手指向着他們夫婦兩人一指，「十個月前還坐在牢獄裏面紡羊毛，現在卻在手裏抱着他的寶貝跳舞啦！」

市長點頭說：「不錯，不錯——你說的話很對……但是他自己不見得有福氣，將來也絕對不會有福氣的。」

那位老處女望着他。『這話我可不大明白，』她說；『這一流人另有一種心腸和我們不同呀。你這個獨身漢子開口總是沒好話，老是不改的！』

『小姐，我不是在說玩話呵，』市長回答說；『我簡直替這個人可惜：他懷裏抱着的那個寶貝，我想她的年紀已經不少了，可是於他本人毫無好處；因為他心坎裏想着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對於解決那個謎，他的寶貝——如小姐喜歡那樣稱呼他懷裏的那個年輕的女子的——一點不能幫助他，其實世上沒有一個能幫助他的人。』

那位老閨女把茫然不解的神情望着那個說話的人，她後來說：『那末讓他不去想就是了！』

『這點他辦不到。』

『爲什麼辦不到呢？他不是長得怪有毅力的樣子嗎。』

『這話固然不錯，』市長籌思着回答，『或者因為他心裏轉了念頭，他也許還會有發瘋的一天，說不定也還有再去作賊的一天；因為那個謎說的是：我用什麼方法去恢復我損失了的名譽呢？——他絕對沒有日子解決得了這一個問題。』

那女子說：『哼，市長先生，你老是有那麼一種特別的見解；我想，那件事情現在我們可也談够了；那些花圈放射出那麼一種難聞的氣味，燈也冒了煙，何況還叫人整天地穿着衣，戴着帽。』

他們都散去了，讓一般窮人自己去娛樂；祇有市長還遲疑了一會，因為那對年輕的夫婦又舞過去了。那位十七歲的新婦和她的丈夫笑也地相對，他好似把一切拋諸腦後，要把一雙眼珠射了進去似的。

『到底還能快活幾多日子呢，』市長嚙囁着說了這一句，也隨着旁人走了。

他們快活的日子總還不少；因為這婦人出身雖貧賤，但她的年時尚輕，品行純潔。北街是直通田野的，他們夫婦就住在街尾的一間茅舍裏；前面的小屋由他們兩人分住，她母親很識事務，替自己已在小廚房內按置了一張鋪牀。約翰的老主顧現在也知道，約翰比別的人多做半個人的工，雖然不時地有人勸他把這個囚犯逐出，可是他始終不放鬆地抓住他，其實也因為市長以此相勸。因此任何時候總有事情給他幹。也老是有工給他的女人作，所以他們的衣食，始終可告無慮。房子側面

又有一個小花園，園內後進鄰街有一座長着密密的水蠟樹的亭子。夏天晚間的當兒，那婦人總坐在那兒，一直候到約翰放工歸來；他回來時，她奔上去迎他，拉他到一條櫈上坐下；但是他不忍令她坐在自己身旁，就抱她坐在自己的膝上，摟着她在懷裏好似一個孩子一樣。——有一天晚上他向她說：『你來吧，我還不覺得怎樣疲乏；我是個一無所有的人，我要把我的一切都抱在自己的懷裏；哪；當時她向他望着，用手指撫摸他的前額，彷彿她要替他掃去什麼東西似的。』這兒這些東西一天天地加深起來啦！』她說。

『愛娜，什麼東西呵？』

『縐紋啦——約翰，你不要說話；我早已猜到了，今天橋工有會；旁的人都去了，他們沒有請你去。』

約翰的縐紋陷得更深了。『別提啦！』他說，『不要講那件事了；就使他們請我去，我也一定不去的。』他用胳膊更緊地抱着他的女人。他又說：『祇有，我們兩人自己在一塊兒最好。』

——數月後她分娩了。那位好脾氣的年老的婦人昏頭撞腦地到處奔忙；忽而她替產

婦放了一隻小鍋到火上去，忽而她又把一些勉強可用的小褂子鋪開，那幾件衣服是她用些舊洋布，費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替她行將降生的兒孫縫製的。那青年婦人睡在牀上；她的丈夫陪着她；他丟下事情不幹了，祇聽得他女人的喘息聲；她緊緊地握着他的手。「約翰啊！」她高聲地呼着，「約翰啊！你得快點跑去葛利頓媽媽那兒一趟，可是馬上就回來，別到旁的地方去打轉！」

約翰祇是坐着發呆。再過一刻兒工夫，他就要「爲人之父」了；他想到那兒，不寒而顫；剎那間他又想起舊日穿着一身囚衣的光景。「是了，是了，」他高聲地說，「我馬上就回來！」

那時正當早晨；接生婆和他們住在一條街上的；他跑了去，一手推開大門；他走入小屋時，那肥胖的老婦人正在坐着喝早咖啡。「哦，敢就是你呵！」她不高興的神氣提高聲音說，「我以爲總該是官老爺來了呢。」

「我的女人不見得就不如官老爺的女人呵！」

「你的女人有什麼事哪？」老婦人問。

「你別問啦；跟我來吧；我的女人要臨盆；我們要你去幫忙。」

那老婦人用眼睛向那個上了火的人打量了一番，彷彿她在心中籌算着，這一次的差使得錢一定不多，也許甚至一文都拿不着呢。「你先走吧！」她說，「我還得先喝咖啡哪。」

約翰呈着躊躇的神情靠房門站着。

「你先走吧！」她重說一遍，「你的孩子生得够早的，何必急！」

他恨不得勒死這婦人；但是總奈何她不得，只得咬緊牙關，吞下這口氣；因為他女人急於要她幫忙。「葛利頓媽媽，那麼我請你快點兒喝吧！」

老婦人說：「是了，是了，我愛喝多少時候就喝多少時候。」

他走了；他看出了，他多說一句話，不過更令她厭煩不高興罷了。

他到了家，看見他的女人睡在熱烘烘的牀上呻吟着。「約翰是你麼？你伴她一同來了嗎？」

「還沒有，她大概馬上就會來。」

這個「馬上」卻已半小時過去了；那時候約翰沒精打采地坐在哀聲嘆氣的產婦身畔，老母親在房外還給葛利頓媽媽再煎一杯咖啡。「他們那些人什麼時候都喝得下咖啡，」她自言自語

地說，『要和他們作朋友纔好呢！』

『約翰啊！』那年輕的婦人在屋內喊着說，『老不見她來呀！』

『她還沒來，』他回答，『她得先喝咖啡呢。』他把牙齒咬得唧唧地作響，一對慘澹憂鬱的眉毛頻蹙着。『你給老爺們作太太就好了！』

『約翰呀，啊唷，約翰啊，我要死了！』她忽然喊着。

他當時跳起身來，跑出房外去。他在街上碰見那肥胖的接生婆。她說：『幹什麼，那孩子生下來了嗎？你到那兒去啦？』

『葛利頓媽媽，上你那兒去，不然我的女人就要死了。』

那老婦人笑起來了。『你放心吧，你們這樣的人不會因這點兒小事喪命的！』

她拉着他到他的小屋裏去。她進了房間後，注意地看着那產婦。『老太太在那兒？』她問。『你們什麼都沒預備嗎？』她把一般人在臨產時通常爲她預備的一些東西，一樣樣地告訴給他們，他們把有的東西，都拿來給她。

約翰發抖地站在牀尾，不久孩子產生下來了。接生婆轉過頭來對他說：『你養了一個女孩子，她可不用當兵了！』

『生了一個囚犯的女兒！』他嚙嚙着說；然後他跪倒牀前：『巴不得上帝就把她收回去。』

世上的一般人仇視他更深了；不拘什麼地方他有求於他們，甚或盡是他和他們談天的時候，他老是聽得旁的人指摘他最近的恥辱作爲答話；有時他也聽了一些人所談不入耳的話。有人願意這樣問他：『你這個人生着兩隻有力的胳膊，一雙頂大的拳頭，爲什麼你忍耐那些事，爲什麼你不叫他們住了口呢？』有一次有一個刻薄的水兵罵他的女人是一個討飯婆子，他不但把他摔倒地上，而且幾乎打碎他的頭顱；那位喜歡他的市長在和他們說和的那天，把那件事總算很勉強地排解開了！

那件事畢竟有點兒不同；但他只要有人毫不留情地攻擊他生命上無可掩飾的弱點，只要是

他認爲被人摸着那弱處了，在那個時候他一雙強有力的胳膊便垂在身旁，怎麼也不替自己保護，

也不去報復人了。

雖然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貧寒的家庭中，卻還常時有一團和睦的氣象。有時他的額上現出太悽慘的神氣，他說的話太冷酷無味，那時候那一團和睦的氣象雖然地被衝散了，可是它每次終竟又凝聚起來，伴着一對年輕父母坐在他們孩子的牀邊，向着他們微微地笑，使他倆的手不自覺地搭在一塊了。那一團家庭和愛的樂趣還沒有喪失淨盡哪。孩子長得越大，老外祖母的照顧也加倍起來；有是愛娜又出去作工，幫着掙錢。因此不能經常地把握住那一團和睦的氣象，不得不使他老是沒一點兒生趣地坐在禿牆之間，這個錯究竟誰該負責呢？家庭不和，難道是婦人脾氣固執的緣故嗎？抑或是因為他們享受過愛情上的大樂趣，夫婦間久已軟化的暴躁脾氣漸次遏抑不住，而慢慢地從內心發作出來了呢？他們夫婦鬥嘴，難道是那男子身上萬死難贖的罪過激動得他心中非常不痛快的嗎？不久以前，他的老僱主驟然病故了，他處於貧困愁苦的情形之下，後來遷於無法可想，所以他現在纔坐在路旁搗石子。

一個秋天的晚上，那孩子差不多快滿週歲了；她出世不久，父親就替她做了一張小牀，那天晚

聞她躺在裏邊睡了半天，她的小額都洩出汗珠了。但是愛娜呈着厭煩的樣子坐在旁邊，伸開一雙瘦小的腳，跨着椅子背，垂下一隻手臂來：那孩子還老是不想睡覺；平時總是她那位年老的母親替她卸下這個担子來的，今天因為她的痛瘋病發作，就早去睡了。她的丈夫疲乏地纔下工回來，把一些工具擺在牆角，她便高聲對他說：「你從前也早該做一個搖籃的！」

「有什麼事呵？」他回問着，孩子在小牀裏睡了已經有一年啦；我做牀的時候，你自己不也是高高興興的嗎？」

「現在可是她不願意在裏面睡了，」她回答說。

「她不是還睡着！」

「不錯，睡着哪——我侍候了一點多鐘，她還沒合眼呢！」

「那末我們兩人誰都沒有閒着吓，」他簡單地說。

可是她還說着不休，你一句，我一句，彼此越說越利害，越無顧忌了。

「明天，不然後天，她就會好好兒睡覺的了，」

她的丈夫還說：「如果真不行了——那麼說不定我們還會得到一張搖牀的！」

「從那裏得來呵？」她問。「從前你有一些好木料的時候，你就該再做一張牀的！」

約翰說：「那不妨事，我把牀腿鋸下來，再把兩條搖牀腿釘在底下，那不就給你得到一張搖牀了嗎？」

那個年輕的婦人心裏着實感到不少無趣，搖牀不過把來作一個口實，隨口說說罷了；她從那

張美麗的嘴裏發出一種難聽的笑聲來：「你難道叫我自己一個來照料這個怪物嗎？」

他揚起頭來：「愛娜，你在挖苦我嗎？」

「就算挖苦你吧！」她高聲地說着，把嘴一歪，一口雪白的牙齒在他眼裏一閃；

「那末求上帝幫你的忙吧！」約翰喊着，舉起拳頭來。

她見了這樣的舉動，她纔看出他那兩隻冒火的眼睛在閃耀地發光。她猝然地害怕起來；她跪

倒在屋內的一角，倒作一團。「約翰，別打呀！」她喊着說。「你看自己面上別打我呀！」

他的手原來就是那麼快，動氣的時候自然是更快了。他的女人把兩手抱着頭，緊緊地壓在黑

色的頭髮裏，偷偷地望着他；他的手不過輕輕地向她的頭額拂了一下；她一言不發；可是他的兩耳確分明聽得穿心刺骨的叫着：『你可不得了啦，你把你的幸福打碎了！』

他向她跪倒，自己也不知道說些什麼。他求她從她的臉上把手拿開，和她接吻。可是他的女人沒有回答他；她彷彿利用神經錯亂時生出來的急智似的，偷偷地向那洞開着的門望望，陡然間她不在他的懷抱中了。他聽見，她出去後用力把園子的大門一關。

他轉過身來，看見他的孩子真挺着身子坐在小牀上；她用一對小拳頭把被單塞在口中，睜着一雙大眼望着他；他無意中走過來的時候，孩子把頭和小胳膊往後一倒，孩子的哭聲充溢着一所小房子了，好像要把什麼受不了的災難喊叫出來似的。他嚇了一跳，可是他沒有管她的閒暇，現在孩子與他何干呢！他穿過幽暗的園子跑出門去。他喊：『愛娜！』喊得一聲高似一聲：『愛娜呵！』那時天上落下雨來了；祇聽得那兒一些接連着的園子裏的樹梢被雨滴打得浙瀝地作響；從背面積裏傳過來種種車輛的喧雜聲。他陡然地想起那口井來，吃了一驚：『如果她遭遇不測哪！』他便循着通到田野的那條路跑去；突然地他的腳拌了一下；在地上聽得有一個人聲。『愛娜呵！』她

叫，「愛娜，你還活着嗎？敢就是你呀，感謝上帝！」他想在黑夜裏大聲呼喊一聲，可是他的心跳得要炸裂似的，使他不得作聲。他把她好像孩子似的抱在胳膊上。因為雨下大了，他從身上脫下外衣，把她裹在裏邊；然後輕輕地抱在懷裏，彷彿他初次獨自一人和他的年輕女人在一起一樣，慢慢他由傾盆大雨中向他們的住宅走來。

她毫無生氣的樣子，隨意聽他擺布；從她丈夫眼中汪汪地流出熱淚滴到她臉上來，她纔舉起一隻手溫柔地撫摸着他的面龐。

「愛娜，心愛的愛娜呵！」她的丈夫高聲說。那時她把另一隻手也伸了出來，兩手抱合地搭在他頸項上了。

一團和愛的氣象又在他們身畔輕輕地伴隨着了；他終於還執着它呢。

一般我們稱爲「工人」者，他們全仗着他們的手生存，那是他們命中注定了的，誰都知道那回事！如果他們一旦感情衝動的時候，眼看得自己的笨口鈍舌的話不夠用了，於是他們的手也就

好似在那兒也有動作的必要似的，不自覺地一齊動作起來了。那本是一口氣，算不了什麼一回事，可是老是爲此釀成大禍。只要發生過一次，往後仍是難免的了；因爲這一類的人，他們並非壞人，他們糊糊塗塗過他們的日子，他們的眼睛祇望着今天與明天；就是已經遭遇了的事也不足以給他們一個教訓。

約翰就是這樣的一個。要是有時沒有工作，沒有進款，家中艱難，或是不論有什麼旁的事情刺激了他的神經，那時他那雙狠毒的手就老是抓着他的女人打；她的憤怒也沒有比他平息，一般男孩子和那些年輕的人站在小街上，在他們小住宅前，他們喜歡聽從屋內發出來傳入他們的耳朵裏的那種慘事的聲音。只有一個人，那是上了年紀的鄰居木匠，他帶着一番好意走過來，走進了屋子裏去，有時調停他們的衝突，或是手上抱着一個美麗的小聲哭着的孩子走出門來。那老人說：「小娃娃，那些事情你看得，你跟我去吧！」他領着她到自己家裏，那兒有一個和他一樣上了年紀的老婦人親愛的樣子從他手裏接過孩子來。

要是小屋子裏的怒氣消了，氣力盡了，然後——局外人毫不知道——夫婦兩人互相倒在懷

裏，彼此緊緊地摟着，互相親吻，彷彿他們兩人想這般地弄殺了自己。「愛娜啊，死吧！」那狂暴的男子有一次喊着；「現在和你一塊兒死吧！」當時從那婦人的紅唇裏嘆出一口氣來，她醉眼矇矓地望着那激憤的男人，她的汗衫方纔被他撕破了，垂在她的潔白的胸前，動索性把它從肩上扯了下來，大聲地說：「不錯，死吧，約翰，儘管拿你的刀子戳到這裏來！」

當他瞪着眼望她的時候，看看她到底把那件慘事當作真話不是，她忽然大聲呼着：「不死呵，不死呵！不要拿刀戳，可別戳呀！——約翰，替我們的孩子着想呵——那簡直是作孽啦！」然後她急忙地把裸露的胸部遮蓋住。

他慢慢地說：「我現在知道了，我沒有用，我又對不起你了！」

「約翰，不是你，不是你！」她高聲說，「我是惡人，我惹得你動火，我把你纏擾得太不成話了！」可是他更緊地抱着她，和她親吻，堵住她的嘴。

她脫開身子，呼吸了一口氣，悄悄地說：「約翰呵！你儘管打我，約翰打雖然是痛，可是我的心更痛不過；打了你又和我親吻，要是你可能的話，就把我親死了吧！這比打得痛還快活呢！」

他望着她，他看她那麼漂亮；他的女人，他唯一的自己的女人；那時他便全身戰慄了。

「我不願意再打你了，」他說；「你儘管纏擾我，隨便盡量來纏着我吧！」他低着頭把一雙慈愛順服的眼睛望着她。

「約翰，不見得吧，」她說；她的低沉的聲音發得這樣溫和，「你往後還是會打的！不過祇有一件事，你昨天纔犯的，此後可別再犯了！不要打我們可憐的孩子呀！不然，我恨死你了，約翰，你打她，那是再疼不過的！」

「愛娜，不打了，就是孩子也不再打了，」他好像作夢一般地說。

然後她俯着身子親他的手，那隻手就是他剛纔打過她的。

——那些事沒有人看見；可是他倆死了後有人這樣地講哪。

雖然家境艱難而且家庭不和，但那間窄小的茅舍終究是他的家鄉。他的堡壘；因為家中兩個婦人沒有一人揭破他的短處，這使他在那兒還放心得下。

她們倆在家不提那事，並非憐憫他；不過她們不去想它罷了，如果她們去想的時候，她們覺得這男人年輕時候的過失多半是一種劫難，並非是一種犯罪；因為在他們的個人生活中，是非曲直都是等視平視的，有時幾至分辨不清的。當年那婦人還是小孩的時節，有一個年老的人因為犯了同樣的罪，作過階下之囚，帶着鎖鏈推了幾年手車，他何嘗不也作過她一位良友呢。那老人曾經把那些事率直地講給她聽，彷彿旁人講自己壯年時候的冒險事業一樣。後來他住在一個鄰村，用他骨瘦如柴的老馬拉白沙到城裏去，他歸家時，便削木鞋和鐮刀柄。他路過的時候，時常和那活潑的，坐在門檻上的孩子說幾句和氣的話，每逢那白髮蒼蒼的老人趕着他那輛破舊的車子從大路上來，進城去了，那孩子便漸漸地留心起來。有一次他帶給她一雙小木鞋子，直到現在還擺在小樓上；不久之前她曾把鞋子找了出來給她自己孩子穿。——那老人家不知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她擦着小鞋面的時候自言自語地說，然後小心地把小鞋子放在一起，「忽然他不再來了。」那位年老的老人，享受着安樂的天年去世了。他曾經也是一個囚犯，關於囚犯那件事，倒並沒有使他們夫婦倆感到不安。

陡來發生了一件事情，陡然地把一切都結果了。

——那時候差不多是毫無進款的日子；愛娜的母親臥病未久便去世了。愛娜十分傷心地悲慟她的老母；那時約翰儘在算賬，以後也還不斷地計算；因為掙得的錢，經此一番打擊，完全用盡了，而且還負了一些債務。——在那所小屋子靠花園的那邊，多年以來長着一棵粗大的榛皮樹，從前每逢星期天的早晨那對年輕的夫婦時常坐在樹蔭下，可是不久以前，正逢境遇困難的當兒，約翰把它砍倒了。他想把那棵長得很好的樹去變賣一些錢。那棵樹，那位年老的母親諄諄地說過，是她丈夫當年親自栽在那邊的；可是那棵樹當時依舊放在院內，祇是那賞心悅目的樹蔭坐處却不見了。後來它可有用了：隣居木匠拿了去，替老母親做了一口高蓋子的棺材；因此她還得整整齊齊地葬入坑中，樣一層是她最後放心不下的事。

治喪費大半還沒有交付，此外還遭遇其他的窘迫；過了一天，又是簡直找不着一點事情作。

有一天是星期日的早晨；愛娜剛替她當時已經三歲的孩子穿好一身貧寒的禮拜衣服；約翰靠着棹子托着一隻胳膊對着他的早咖啡坐着，用手亂抓他深色的捲髮，拿一小塊粉筆在棹面上

寫些數目字。

不一回，他就把粉筆折斷，放在手指之間揉碎了，楞着眼睛彷彿發呆似的望着女人和孩子。

「愛娜，現在你有什麼事情作呵？」他後來問。

她轉過頭來；她覺得那句話說得這樣冷酷無味的。「沒事呵！」她照樣的說，「孩子穿好了！」

「從前你和你媽倆住着過日子時候，連那替一個孩子穿衣服的事情都沒有，那時你幹些什麼哪？」

「我上城裏討飯去！」她回答說，話中帶着一種譏笑傲慢的口吻；「那時比較現在過得還好哪！你娶了一個討飯丫頭，你不是不知道的！」

「你不嫌丟臉嗎？」這句話奪口而出。

「不嫌，」她堅決地說，瞪着一雙眼珠望着他的臉。

「爲什麼你從前不學把衣服穿得體面些？你的媽都能夠；她在公館裏作過事。如果你也是這樣，現在我們可得有了錢啦，也比游手好閒到處偷懶好得多呵。」

她默不作聲；那樣的事情她永也不會想到過。她答不出話的時候，在她的腦海裏怒潮澎湃起來了。還有一層，她的丈夫瞪着一雙眼睛看她，彷彿他把她看得一文不值似的。一剎那間她觸動了一個念頭；他使她氣得喘不過氣來，她忍受不了了。「還有別種賺錢的法門呢！」她說，他不作聲時，她又接着說：「我們可以紡羊毛；你幹過六個年頭之久，可以自己教我了！」

他覺得，他腦海中受了一下打擊似的，他那副面孔變得那麼可怕，嚇得孩子用一雙小胳膊緊緊地抱着母親。

「怨家呵！愛娜呵！」他喊叫着。「這個話你對我說呀？——你呵？」

她當時好像沒有生氣地把一張臉對着他的時候，約翰抓住她的兩肩，拉她近身，彷彿他自己要證實她究竟是否她的女人，然後猛力地把她推開。她把剛才站着的那把椅子向後一倒，孩子喊出一聲穿心刺骨的呼聲；那婦人倒在爐子上，帶着微弱的呼痛聲，便滑倒地上了。

約翰失魂樣的望着那邊；他把眼睛略微抬高，看見火爐上有一個凸出來的螺絲釘，釘頭上的黃銅帽子早給孩子卸下拿去玩了，釘頭上沾着一滴鮮紅的血珠。他跪下去，用手在他女人豐美的

頭髮裏到處找尋；忽然他的指頭潮了；他拿出看時『血呀！』他喊着說；神色驚慌，仔細地看他的手；然後他喘息不定地又繼續尋找——當時他摸着了，他喘了一口氣；在那裏，血從那裏流出來，那個釘子從那裏貫進去，貫得很深——他不知道貫得多少深。他把身子探到她耳邊，低低的叫了一聲：『愛娜！』又高聲再呼一聲：『愛娜呵！』

過了好久才有回聲。從她唇中發出一聲：『約翰呀！』這聲音彷彿自遠方傳來。

『愛娜呵！』他又低低的叫了一聲，『別走啊，啊唷，別死呵，愛娜！我去請一位大夫來：馬上，馬上我就回來！』

『沒有人會肯來的。』

『我一定叫他來，愛娜呵！』

她一隻手摸索着抓住他的手，好似要攔阻他的樣子。『約翰別去——不要大夫——你沒罪——可是——他們把你關到牢裏去！』

她陡然猛力地轉過身來。『約翰和我親親呵！』她大聲喊，呈現着彷彿怕死的神色；待他把自

己的嘴唇接觸到她的唇上時，他已經是和一個死者接吻了。

那孩子畏怯地悄悄地走到他旁邊，停了一會，她問：「媽死了嗎？」她父親點頭時，她又問：「爲什麼你不哭？」

他使用手抓着那吃驚的孩子，緊緊地抱在懷裏。「我哭不出來呵！」他啞着嗓子這樣說；等他將要說：「我把她——害死的，」那時外面却有人敲起門來了。

他轉過頭來，看見鄰居木匠走進房來。那老人家隔着那些薄牆聽見他們在噪鬧了，他因爲憐憫那婦人——她已經無須乎他的憐憫了——所以不得不過來看看；當時他看見那死者，不覺嚇了一跳。

他神經錯亂地問：「那是怎麼一回事！你們這兒怎麼啦？」

約翰站起身來，把那孩子放在地板上。「可又要打一具棺材了，」他話不成聲地說；「我可沒有椽皮木料。老伯，我是一個窮光蛋呵！」

那老翁目光透過他一副圓眼鏡默然地看了他一陣，然後說：「我知道，你早就不配娶這個女

人；打棺材那層你不必提了——到底這個禍怎麼闖下來的？

約翰便告訴他一切的經過；他呈現着漠不相關的神色，毫不遺漏地敘說，彷彿自己是第三者的一樣；過後他又跪倒屍旁，畏懼地視察她的面貌，那張臉却似睡着似的擺在他面前；當他微微地彷彿要觸犯禁律時，便伸出他一隻大手，發顫地撫摸她那無生氣的容貌。「多美麗呵，多美麗呀！」他囁嚅着說：「他們要在上面釘一塊光面的木板，對窮人他們都是那麼辦的！」

那老人深知他的爲人；他也相信他的報告；他知道他無須再談那件事了；可是他對約翰的怨恨比憐憫更利害。他甚至憤憤不平地說：「約翰，你不用着急，我替你女人打一口棺材，和從前替她母親打的那具一樣是了；如果你有事情幹，你能够的話，那麼你便還賬！」

那沮喪的人便立起身來。「老伯，多謝呵；我當然還你的錢，一個銀錢，一個銅子都還清，因爲我要自己埋葬了她。不然，叫上帝打我到地獄裏去吧！」

那孩子吃了一驚，當時把握着的約翰的外衣角放鬆了。

木匠問：「讓我的女人把你的孩子接過去罷？你這兒沒有人了啦。」

『不錯呵，沒有人了啦，』從他的眼中透出來的目光，好似在乞憐的樣子，直射到站在他身旁的孩子臉上。他說：『老伯，你問她自己吧！』說着垂下頭。可是他陡然覺得一雙小胳膊向他身上摳：他抱起他的孩子，把她的小頭顱緊緊地貼到他臉上；他覺得彷彿一股保持生命的勇氣流回到他的心坎裏來了。他說：『老伯，不必了，多謝你啦！我的孩子不肯離開我的；她知道，孤苦零丁是怪難受的。』

老人去了後，從他的眼中纔涔涔地掉下淚來。他跪倒在屍身旁邊。『我的兒呀，救救我吧；我活不了啦！』他喊着說；那小姑娘却睜着一雙大眼望着他。

約翰送葬後隻身回來了。沒有人陪伴他；那老人爲死者打了一口棺材，送了她最後一程，他便回家去了。

約翰站在屋內，默然地向四壁禿牆望了一下；當時那兒可安靜了，但是他的幸福呢？——在小錢箱上放着兩隻畫着粗粗的玫瑰花的茶碗與其他的用具一起羅列在那兒，那還是數年前他娶

親的早晨買來的。當他的眼睛瞧到那兒時，彷彿還看見當日照在大街上的秋天的日光似的；他自已抖動了一下，纔覺得那是久已過去的事了。在小街上買賣的喧鬧聲，還同往時一般，祇是小屋內已呈現着寂寞蕭條的氣氛；掛在牆角那兒的布簾子也垂着不動，好像萬事全休了的樣子。他忍不住，走了過去，拉開簾子；那時愛娜的一件汗衫落到地上了，那還是她當日親自掛在那兒的。他拾起來，萬分的苦痛頓湧胸頭，他倒在一把椅子上，兩手掩着面龐。

那時掩着的房門響了起來；他的小女兒擠進門內，很高興地給他看一個小洋囡，那是木匠的女人的一個贈品，當出了殯的時候她接了那孩子過去的。她得到這個玩意後，她沒有一刻閒了她穿過園子從後門進來，也好讓她的父親看看她的寶貝。

他神昏眼花地望着她；當她呈着等候回話的神氣站在他面前的當兒，他把她抱到自己的膝上，竭力地鎮定心神。「葛利絲丁，你手裏拿着什麼東西？誰給你的？」

孩子的答話還未出口，便有人用手杖敲門了；一個上了年紀而頭髮斑白的婦人伸進頭來向屋內探望；她的脫牙的口張着，生着一雙小而活潑的眼瞳的頭對着父女倆點着。

約翰認識那副臉顏：她是教堂同事的老瑪利昆的面龐，她是那類打扮得清潔的女乞丐中之一人，在我們家鄉那樣的人是不不少的。她是鄉間教書先生的女兒，年輕時在城裏當過傭婦，嫁給一個當地的小匠人。她丈夫去世後，她爲要解決自己的衣食問題，曾辛辛苦苦地經營了多年的正當職業，後來她衰老了，便貧窮起來了；只是她那當日千辛萬苦地積蓄着的錢放在一個小皮袋裏，老是帶在身邊，誰也摸不着牠，她要把牠留爲異日厚葬之用；她飲食上所需要的錢，每天到她從前的老主顧家中索取；或是到他們孩子那邊，或是到一些願意賞飯給她吃的人家來要。約翰時常碰見她在『湯飯路』上——她自己這樣稱呼的——和顏悅色地叫那老婦人一路上好好地走。他也向她點了頭。『真是窮找窮！』他說。『瑪利昆，你到我這兒來，有什麼事呀？』那老婦人仍然祇把頭和拐杖頭伸到房裏來。她說：『約翰，你用得着一個老太婆嗎？我想到你的那張空牀上睡哩！』

『瑪利昆牀上的鋪蓋已經賣去了，』約翰說。

『用不着這個，鋪蓋我自己有，那倒用不着擔心！』

「你到底要那張空牀作什麼用？」

「你追根究底的，」她回答說，「那麼我一一地告訴你吧：你知道吧，我在屠戶倪森家裏租有一間小屋子，不過六尺長寬的大小，可是我把牠打掃得很精緻乾淨，誰都可以在我的地板上踏着！」

約翰插着說：「難道他現在攢出你了嗎？」

那老婦人向房裏走進了一步，假裝着笑臉用拐杖恫嚇着說：「那裏有這樣的事！那間破陋的小房子要拆了另建了，像我們這樣的人住新房子有些不配。約翰，我纔想到你身上來；他們一般人都不相信你；可是我明白你的底細；你給我住的地方；我替你這兒的屋子收拾得和我那邊的房子一樣精緻，你若出去作工，我就替你照管你的葛利絲了。」她用指頭作了一個小兔子，向那孩子很和氣地點頭，葛利絲丁目不轉睛地望着她的臉。她又接着說：「只要有一角之地，容我這年老的頭顱放得下去睡覺就夠了，別的我不需要；你知道呵，我的飲食我會自己去拿！」

約翰點頭：「不錯的，我知道，你討飯呀！」——他低聲悽然地自言自語：「我的女人小時候也

何嘗不是這樣！」

老婦人大聲說：「約翰，你在說什麼？」她用拐杖碰到地上。「這並不算討飯呵！這是我的老主人和他們的朋友給我的，這是應當的名分，我是一個老傭人，他們不該讓我餓死的！」

約翰心內籌思地望着那婦人；小女孩從他的膝上滑了下來，拿着她的洋囡囡給老婦人看。她說：「你瞧，這是我！」把她漂亮的小頭點了幾下替自己保證。

教堂司事的老瑪利昆隨着拐杖溜倒地下，蹲在地板上對着那孩子。她說：「可了不得！這個怕是波摩菲亞公主吧！我認識她；我彷彿你這麼大的時候，她的祖母到我那邊來過；她的故事我可以講一些給你聽！祇要你父親不把這個老婦人從家裏趕出去就行了！」

「不趕你出去，你不許走！」那小孩子高聲說；她用一雙小手去抓老婦人乾瘦的指頭，她的洋囡囡幾乎摔在地下了。

約翰向他的孩子點頭：「葛利絲丁，你既然想留住她，那麼你給她說，她明天可以來吧！」事情就那樣決定了。那老婦人走出屋子，穿過長街，扶着她的手杖向她家裏來的時候，他的嘴

不絕地喘囁着說：『這真是一個可愛的小姑娘啊！』

那間茅舍裏又有三個住客了；可是屋內沉寂得很，令一般路過的頑童和遊手好閒的人們空待着那兒一件助興的事。只是在夏季的時候，有時使他們看到一件適意的事，可是那不足引他們駐下腳來。有一個小姑娘，雖穿着貧苦的衣服，卻是十分潔淨，她老坐在大門檻上，手中拿着一個洋囡囡或是一個旁的玩具，太陽照在他棕色的頭髮上發光。若是城內的鐘樓上大鐘敲着十二點了，她便趕快地把她的洋囡囡放在門檻上，探着小頭走過幾家住宅向城裏那面走去，但祇走到老瑪利昆許可她的那個地點為止；有時緩步歸來仍不斷地轉過小頭探望，彷彿機械似的把那洋囡囡拿到手裏；但是不久她又到路上了，她喊出一聲小孩高興到十二分的呼聲，飛也似的奔向她父親展開着的胳膊裏去，她父親散工回來略事休息的。他抱着他解愁的小寶貝走過幾家住宅來到自己家裏，那老婦人笑眯眯地早在門口等着了。『約翰，進來吧！進來吧！』她高聲說，『地薯我已經替你們煮了；從蒸麵包的鄰居那兒買來的一小鍋牛奶也放在棹上！』她便繫上一條清潔的圍裙，拿

着有耳的瓦罐住城裏給自己要吃去了。

約翰從箱子抽屜拿出一塊組的黑麵包來，和葛利絲丁靠棹子坐下，切下兩片麵包，把牠捻碎放入分作兩小盤的牛奶裏，最後她似拿一點鹽吃那些熱騰騰的地薯。鄰居木匠的花貓走進來，在孩子的腿下盤旋着；葛利絲丁也就丟了一個漬過鹽的地薯給牠。可是那貓祇把牠嗅了一下，舐了一回，便用小腳抓扒得牠在屋子裏打滾。父女倆笑起來了。『牠不喜歡吃地薯的，』約翰說；『那纔是一個油嘴子呢！葛利絲丁，到底你愛吃嗎？』

那小姑娘吃得津津有味地向他點頭時，他從抽屜裏又拿出來一點東西。『現在留意啦！』他高聲地說，『現在上點心了！』他抹在她的碟子上的，僅僅是粘滿一個刀尖多的牛油罷了。他說：『好了，你用這一點牛油把末了一個地薯吃了吧！』孩子的一雙眼睛，高興地燦然發光了。

小門鈴一響，瑪利昆提着罐子又回來了，約翰拿起小帽，也就上工去了。

一天葛利絲丁跑進廚房去，看見那老婦人坐在灶旁，現着特別愜意的樣子，拿着匙子在他的罐子裏淘了一下；一種使人垂涎的美味很濃重地瀰漫在廚房內；那孩子吃了一頓無味的午飯，她

的臉上當然明顯地要露出一種囁相。

老婦人從手中放下匙子。「孩子來呵，我們分着吃！她呼着說，『這一定有益於你的！』」

葛利絲丁卻向後退去，搖搖她的小頭：「我跟爸爸已經吃過了。」

「可是你還沒吃着議員太太的禮拜好湯呀！」

「不許我吃呢，」孩子低聲地說。

「不許嗎？」老婦人呼着說。「誰不許你吃的？」

「爸爸不許的，」孩子又是低聲地說。

老婦人的臉上陡然地漲紅了，彷彿發怒的樣子。「你爸爸呵！哦，他呵！」她說，握着匙子托在膝上。「不錯的，不錯的，我相信呀：不讓你和我一同吃我討來的湯飯呵！」那句話她還想脫口而出的，可是她把它收回去了，她不許那孩子聽見那話。「來吧，」她說，把她的小罐子扇開一邊，「我吃飽了；我們到花園裏去，我在那兒還給你找幾個毛漿果。你真是一個聽話的孩子！你要都聽你爸爸的話；那於你一輩子都有好處！」

她們一同到花園裏去玩了；雖然採得的花果不多，可是老婦人講些波摩菲亞公主祖母的故事，使人一切都忘了，甚至那小姑娘的囁嘴也不自覺地消去了。

—— 那些當時的事情即入孩子的心中如此深刻，使她從前的一切事情都拋忘於九霄雲外了。那個老婦人，——她曾經也是一個孩子——今天還說到那件事，她說那是他孩童時代最快樂的時期。

約翰對於鄰居木匠踐行了他的許約：青年婦人的棺材錢一概償清，分文不欠了；畢竟他自己葬了他的女人。

瑪利昆午後帶着那個陡然地喪了母親的美麗的孩子穿街過巷，呈現着意氣揚揚的神氣，那孩子便引起城裏人的憐憫心來；雖然那個同情心並未持久，可是藉此之力，她父親得能工作，要不然，那些工作決不會到他的手中來；因為大半是傭工的事，所以他熟練的氣力使他賺錢也多。一天星期六——當時他的孩子已經五歲了——約翰晚上閒着沒事，在棹上數他一週內所得的大批

的工資，然後抽出一部份作為房租，瑪利昆也站在一旁，低頭望着那些銀錢，她便說：『你也給我一些吧！』當約翰現出怪異的神色抬起頭來看時，她裝着笑容接着說：『約翰，你當真以為我也向你討起錢來了！』

『沒有的話，瑪利昆；究竟你想什麼啦？』

『祇要八個先令，拿來買一塊石版和一本初級國語讀本！』

『你還想學讀書寫字嗎？』

『約翰，不是呵，多謝上帝和先父，那東西我可用不着學了！可是葛利絲丁已到了時候啦。那些叫她跟我學習吧；從前我在父親那兒是一個最好的女學生哪？』

約翰把她所要的錢拿給她。『瑪利昆，你說得很有道理，』他說。

—— 因此葛利絲丁得能容易地學習那些困難的東西，並且比一般貧寒的孩子們早學幾個年頭；當時與先前不同了，另有一般人——如莊嚴的人們，退職的教員，還有一些老年的太太們——有時在小茅舍前住下腳步，帶着一種和藹而且嘉許的神情望着坐在那邊門檻上勤學

的孩子她目不旁觀的，棕色的捲髮從額上垂到眼睛上來，她並不介意，專一地把頭垂到一本國語讀本上，一張小嘴把那些黑字念成響亮的聲調了，她迅疾地用指頭從一個字移動到第二個字上去。

她父親晚間歸來，要是閒着無事，葛利絲丁非常慎重地指給他看，她在石版上或是在書本上已經進步到什麼程度了，他們一同吃完了稀薄的晚飯，他便領着她到外面去，在星空之下，走到街上來，如果那兒還嫌喧囂，就走入小花園裏，循着通到田野中的路徑走了去。他時常把他的孩子抱在胳膊上；他白天聽來的話，工作時候觸動起的一些僅有的念頭，她了解的或是不了解的話，這一切他都把牠們低聲地傳送到她的小耳中了；他再沒有一個旁的知己，祇是永久地默不宣洩，這委實是沒有人受得了的。有時孩子把小頭抬向他的頭上來，點着頭望他笑；有時她害怕起來，請求着說：『不要這樣呵！爸爸呀，別要說那些話！』誰都不知道，究竟這女兒是他的一個新的幸福，還是只爲他一個喪失了的幸福之一種慰藉呵；因爲他心中時在悔恨，而且追念着亡妻，她的心腸悲痛欲裂；在夢寐之中那久已物化了的肉體之美還盪惑着他，使他從睡夢中驚醒，滿屋子漆黑的，他叫她

的名字，一直待他明悟過來，那無奈是屬於過去的事了。偶爾夜裏孩子也叫過母親，哭着伸出一雙小胳膊來要她；要是他晚來抱着葛利絲丁在胳膊裏穿過一些冷靜的胡同，他講給她聽，他時常在夢中碰見如何快樂的事，而他醒來又如何地害怕。

孩子便顫慄着問：「媽媽晚上究竟到你那兒來過沒有？」

「沒有上我那兒來，葛利絲丁；那不過是一個夢罷了。」

孩子接着問：「媽媽究屬長得那樣美麗嗎？」

他便緊緊地抱了她：「照我看起來，是世上長得最美的一個！那事你記不得了嗎？她死的那時，你已經三歲了！」他說完了末後一個字，他的話突然停止了；他渾身打了一個寒噤。他能夠怎樣坦白地講她去世的事嗎？他畢竟不想哄騙他痛愛的孩子。——那小姑娘默然了一陣，卻又愁容滿面地說：「爸爸呵，我簡直記不清媽媽從前是長得怎麼樣的人了！」

「我們從前老是窮得沒錢去照一張相；我們也不會想到死那回事呵！」約翰回答說，他的聲音戰慄着：「可是那個死神老在我們身旁；你祇要伸開指頭去，它就會來了！」

小姑娘害怕地把小頭緊緊地貼到他的胸頭上。約翰說：「別害怕，別害怕，到底不是那樣嚇人的！你可以把你的小手全伸出來，不妨事的！畢竟親愛的上帝還在死神之上；他也曾答應過，我們必得再見死了的人，你祇要待到那時候的來到。」

那孩子說：「爸爸，我等待着就是了，」那張小嘴親到他嘴上來，「可是你必得和我在一起呀。」

「聽上帝的旨意吧。」

——要是他們回家時，老瑪利昆還醒着，或是門鈴驚醒了她，她便責備約翰，說黑夜裏是不宜於孩子們的，他簡直還要帶孩子到死路上去哪。

他卻是低聲地對自己說：

「寧願早日死，

免受來日苦。」

一千八百四十年的光景，嚴冬來到了；那時一些雀鳥，在半空中凍死掉下地來，那些林中的麋鹿也僵臥而死，埋伏在一些被大雪壓倒的樹林之間；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一般窮人爲避免自己的凍死，祇得空着肚子爬到他們鋪設簡陋的牀上去，屋子裏全未生火；窮人如此過活着，因爲在那麼嚴冷的時分，無從去作一切的工作了。

約翰把他的孩子抱在膝上；他大概在想，爲什麼在這樣的時節憐憫心不替一般窮人找點工作；他不知道，爲甚麼沒有人可憐他。好久未剪的長髮垂在他瘦削下去的兩頰上面；他把兩隻胳膊環抱着他的孩子。在棹上有兩個空瓦碟子，盛着一些地薯皮放在一個鹽罐旁邊，從這點看去，大概他們是已經吃過午飯。屋內射入一種寒冷而又昏暗不明的光線；因爲那些玻璃窗結着很厚的冰花，幾乎使陽光不能透入。「葛利絲丁，你睡一會吧！」約翰說，「睡覺是有益的；再沒有比這更好的了；不久也就快要過夏的呀！」

「是的，」孩子低聲地說。

「你等一會兒！」他拿一塊從前愛娜圍過的羊毛巾來替她蓋着。「這條是你媽的毛巾哪，」

他說：「你一雙小腳這樣地冷呀。」

她聽隨他按排，並且緊倚在父親身上；他以為那樣她會睡着了，那裏知道這祇是徒然的盼望。他小心地把最後的三塊泥炭放到小火爐裏燒了，可是依舊很冷。那時門鈴響了起來，過了一會老瑪利昆走進房來。她用手掩着她一雙小眼睛，因為房內昏暗不明的光線蒙着她的眼；過了一陣她向他們兩人點頭。她說：「你們能夠互相取暖，我敢相信！像我這樣一個人可就得不到這樣的好處；約翰，你想，就因為我從前不懂得養孩子的緣故。我只有生過一個死了的孩子，這算不來一回事。」

約翰並不抬頭。他說：「那麼你今天也只得自己一個人受凍了。」說着把他孩子一雙冰冷的

小腳拿到他一雙大手裏來。

「不妨事，不妨事，」老婦人回答說；「我有法子想；約翰，你不用替我擔心，議員老太太很喜歡聽當年柯薩哥冬天的故事（指一八一三年冬，拿破崙敗於國事）；約翰，那麼，我可以借此利用過去了！他們今天給我倒了三杯熱咖啡；只要冬天那兒有火，人就可以受得住了！」她又笑着說：「你們兩人當跳一回舞；這從前對我老是有益的；不過跳舞的腿我可沒有了。」

孩子便從裏纏中伸出她的小頭來說：『爸爸啊，明天可是耶穌聖誕節呀；我們家裏燒得暖和
一些行不行？』

約翰祇是沉着臉望着她；老婦人蹲在他們兩人身旁，高聲地說：『孩子呵，上帝的安琪兒呀！
用她一隻溫暖的手撫摸小姑娘的頭額；同時她用另一隻手掏她的衣袋，摸那幾角銀洋；那些錢是
她除了喝咖啡外，從議員太太那兒當作節賞得來的，她剛纔不曾提及這件事。』葛利絲丁，燒暖和
這件事，你可不必掛心！我們的耶穌當年也是很暖和的睡在小槽裏面的！』約翰還是默不作聲；孩
子的那句話好似一把劍戮透他的心坎了。外面田野上的那口荒涼的井陡然地現在他的眼前了；
他看見木板欄杆在冰雪中閃耀着發光。那欄杆是他自己當年向他的老雇主求來的，那主人已經
去世多年；就是她，因為她的緣故纔釘那欄杆的，她也離開世上了——當年的東西誰還去管它呢？
那些木板從前既然保護過他的女人，它們現在豈不可以暖和他的孩子嗎——血都湧到他頭上
了；他的心志忑得很利害。

孩子的頭靠在他的心上，聽見跳動的聲息。『爸爸，』她說，『你裏面什麼東西在這樣地跳

呵？」

「良心哪！」——他打了一個寒噤。並沒有人那樣地說，可是他覺得，彷彿聽得清清楚楚，緊貼着他的耳朵那樣地說着。

「我凍得慌啦！」小姑娘說。

那時那口井又復出現在他的眼前了。「你在我的牀上暖和一會吧！」他侷促地說；「你在那兒便會睡着了；過一會我再叫醒你。」

「不錯呵，不錯呵。葛利絲丁，老婦人高聲地說，「我坐到你身旁來；孩子，你儘管睡覺吧；外面委實太冷了！」約翰跑出房來，到園子外面的小屋裏去；他門上了屋門後，在這昏暗不明的光線之下磨快他的手鋸，並在磨刀石上磨他的斧頭。

—— 在當天晚上，寒暑表的水銀柱更降下了幾度；光芒顫動的星星耀臨着一些被雪掩蓋着的大地，好像一片荒蕪的境地，從來沒有一隻人的足跡踐踏過似的。祇有一般病人或是一些煩惱着失眠的人們，他們在北街面花園的臥室，在那兒聽得從遠處傳來一種錚錚的斧刀的聲

音，穿過無邊的寂寞，直響到城裏去。也許他們會有人坐起身來，想從牀上由閃耀着的玻璃窗望去，那當然是徒然的事；至於誰不睡覺，還這樣地在外面操勞，這與人何干呢？

老瑪利昆早晨醒得很遲，從她的牀上看見爐子裏生旺着火，劈劈拍拍地亂響着，她知道不急需她的銀錢了。約翰在屋內站在他小女兒身畔，默然地看她非常舒適的樣子自己穿着衣服，有時用她一雙小手向火爐身上拍。「哦！」她高興地叫着，很快地縮回手來，「它燙了我一下！」

雪漸漸地融化了：太陽照得一天長似一天！雪鐘花已經開殘了；紫蘿蘭綴上了了一些肥大的幼芽；雀鳥和形形色色的旅行者全來了，其中也有不被歡迎的。

約翰在城內一個花園裏作工，一天晚上肩上荷着鏟子從一條小巷子走出來轉入大街，以便穿過那條街，再入小胡同回家去。他一心祇想着他的孩子；她來迎接他，雖沒有從前那麼狂熱了，可是她還依舊來迎他。正當想着心事的時候，從他的後面傳來一種步履聲，彷彿在追上他的樣子。他猛吃一驚。「究竟誰在這樣走着呢？」他突然地好像觸動了一件可怕的舊事；但他却又模糊不清；祇覺得像是大禍臨頭的光景。他沒有轉過頭去望；祇是更快地走着，因為胡同上還很亮。在他背後

跟着的聲音便也走得更快了；他還猜想着：這會是誰呢？——當時便有一隻消瘦的胳膊扣到他的胳膊上，有一副頭髮剪得光光的，蒼白無鬚的面孔透出一雙小而銳利的眼睛望着他。

約翰從頭頂至腳尖，渾身地嚇了一跳。「是溫赤爾呀！」他喊了出來。「你從那裏來的呀？」

「約翰，我從你從前蹲過六個年頭的那個地方出來的！我後來又嘗試了一回呢。」

「別惹我吧！」約翰說；別讓旁人瞧見我和你在一起。日子過得够難的了。」他走得愈加快了；可是那人還追隨着他。

「祇往這條街底下走吧，」他說。「你的肩頭上托着這塊光明正大的招牌；這使我的名譽很佔光呀！」

約翰站着，遠離了他：「你向左轉，不然，我打倒你在地！」

那羸弱的囚犯大概畏懼那漢子的情怒；他呆然地笑着，除下他的舊便帽：「約翰先生，再會吧！你今天太無禮貌對待你的老朋友了呵！」他把兩手插入褲子的口袋裏，向左轉去。循着議院拱廊下住城內去了。約翰很受刺激地繼續他的路程；他覺得，他的心內亂得翻天覆地了。離他住宅還有

幾家的光景，他的孩子便迎上來了，她扣在他的胳膊上。走了幾步，她說：「爸爸，你爲什麼不說話哪？有什麼不好過嗎？」

他搖搖頭：「孩子，不錯，我不說話；只望早日有過的東西，不要時常回到我們這兒來就好啦！」小姑娘很親熱地抬起頭來望着他，呈顯着一種完全惘然憐憫的神色。「敬愛的上帝究竟能不能幫忙啊？」她畏縮地說。」

「葛利絲丁，這我可不知道；讓我們向他祈禱吧！」

——第二天約翰不會看見那可怕的人；他去上工的時候，沒有經過城裏，他繞城外循着園子而去，回來的當兒亦復如是。可是到了第三天晚間，在這一條路上也遇見他迎面而來了；圍着他長着一把短鬚和蒼白的囚犯臉，便一望而知，決不致錯認了的。

「嘿，老約翰，」溫赤爾迎臉叫來，「我看你有意躲開我呀；你終究還是那樣地動氣嗎？」

約翰站住了腳。「我望見你這副臉就討厭！」他說。

「望見這個東西也許不至於吧？」溫赤爾回答說，從衣袋裏掏出幾個馬克。「約翰，我打算在

你那邊租一個禮拜房子住，我找個地方住，很不容易呵！

「你到閣王那邊去租吧！」約翰說。他抬起頭來一望，從一條旁的巷子裏走出一個憲兵，迎着他們走來。約翰指一指那個憲兵；溫赤爾卻說道：「我不怕他；我的護照一切都弄妥了。」

憲兵還未走近他們身旁，溫赤爾便在那兒掏出他的簿記來，遞了給他；那憲兵呈着一種官長的威嚴仔細地審查內容。當溫赤爾伸出手，要索回他的法寶時，那憲兵却不慌不忙地把一切的護照都放入自己的袋裏了。他簡單地說：「你自己還不會向警察廳報到哪；你跟我來吧！」他向約翰瞟了一眼，讓那囚犯前面走，手握着刀柄跟在後面。

憲兵走入議院內的市長辦公室，去通告那個開釋過的囚犯溫赤爾的時候，市長正在室內。

他笑了一笑。「一位舊相識呵！」

憲兵報告說：「我剛在牛街底碰見他；約翰格利克斯特脫站在他身旁。」

那官長想了一會：「不錯，不錯，有這個人——約翰格利克斯特脫站在他身旁，那是意中的事呀。」

「可不是嗎，市長先生；他們在城外天黑的時候聚在一起，我覺得很有嫌疑，平日那個時候從沒有人到那邊去的。」

「羅蘭生，你有什麼意思呵？」市長回問。「這個約翰韓生現在是一個有聲譽的人，想發奮自強，替自己和他的小女兒開闢一條出路呢。」

「市長先生，這話固然不錯；從前他們兩人可都坐過監；他們到這裏又馬上會聚在一起，這怕不見得偶然的吧。」

市長卻搖搖頭。他在去年冬天曾經借給約翰一筆小款項，今年春天却早收回來了。「羅蘭生，不要緊的，」他說，「你不要向我多嚙嚙那個人了；我比你認識他；現在他也有了事情，他並不是把它當作兒戲。你現在把溫赤爾叫來吧！」

「是，」憲兵說，雄偉地轉過身來，走向門去。

他對於約翰格利克斯特脫如此精密的推測，卻被市長拒絕，未免使他心中憤憤不平。所以他就當時把那件可疑的事，過甚其詞地向一般碰見的工人和匠人說了，那些人就又把這一切話告

訴傭工們，傭工們又傳訴於主人。不久，全城裏的人都知道溫赤爾和約翰格利克斯特脫恢復舊交，彼此在圖謀不軌了；雖然溫赤爾第二天便釋放了出來，從這個官廳帶到那個官廳，在城裏永沒有再露頭角，可是他給約翰遺留下惡魔的痕跡了。約翰從前原希望城裏大花園的工作維持這一個夏天，或者一直繼續到明年，因為主人屢次嘉獎他作事乾淨而且敏捷，當時卻通知約翰無須再來了。向旁的地方找工作，也遭拒絕；後來費盡周折，好不容易纔在鄰村找得了一個工資微薄的農作；可是不久便就失去了。他灰了心；他見了他的孩子，心中越加沮喪；艱難困苦已經充塞着他一半的茅舍了；那聰明的老婦人的常假言藉口，把她一小部份的飯食給小姑娘一人充飢。

那樣的光景，直維持到了八月底了，有一個晚上家裏連明天的一口之糧也沒有了。他的孩子已經和睡魔相搏，他坐在她的牀邊，凝視着那可愛的小臉；可是他那樣地默坐着，使他害怕起來，不知道自己的心思寄託於什麼上纔好。孩子睜眼看他時，他突然地說：「葛利絲丁呵！」他便停住了一會；「葛利絲丁，」他又說一遍，「你能夠討飯去嗎？」

「討飯嗎？」孩子聽了吃了一驚。「爸呵，討飯嗎？」她重說一遍；「你什麼意思呀？」孩子一雙

眼睛陡然振起精神地向他望。

他緩慢而且清楚地說：『我的意思到旁人那邊去，求他們給三個銅子，不然，再少一點，給一個半銅子，或者給一塊麵包。』

淚水從孩子的眼中奔湧出來了：『爸呵，爲什麼緣故你這樣地問哪？你常說着，討飯是一件丟臉的事呀！』

『也有時候丟臉，這一層還算不了什麼呢。————不對，不對！』他大聲喊，並且用勁拉她到自己的胳膊裏來。『我的孩子，別哭了，哦，別這樣哭了！不叫你討飯去啦；決不叫你去了！我們祇少吃一點就是了！』

『爸呵，還少吃一點嗎？』小姑娘躊躇着問。

他沒有回答；他將他的頭往她小身子上躲藏的時候，她覺得，彷彿他在嗚咽地啜泣。她自己便揩去臉上的眼淚；好似深思默想似的躺了一陣，然後把自己的小嘴送到他耳上來。『爸呵！』她低低地叫了一聲。

「孩子，什麼事？」他仰起身來。

「爸爸，我想，我可以去討飯呵！」

「別去，葛利絲丁，別去；你別往那上面想了！」

「爸呀，」她把自己的一雙小胳膊緊緊地環抱着他的頸項。「如果你害病了，肚裏餓了的話，那時我還要去的！」

「孩子，你不用着急；你知道，我強壯得很，絲毫沒病呢。」

她望着他；他不像很康健的樣子；可是他還笑眯眯的在着。「談够了，現在睡呢！」他說，輕輕地從他頸上鬆開一雙小胳膊，放回到她的牀上去。她聽他安慰，合上自己一雙眼睛，不久便睡着了；只是她父親的手她還緊緊地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後一些小指頭自己不自覺地鬆開，平穩的呼吸才證明着睡去了。

他依舊坐着；上弦的月亮已經上升了，慘淡的月色映在屋內。他因為陷於絕境凝視着他的孩子：叫他怎樣辦呢？到儲蓄銀行去嗎？——但是誰肯替他担保？到市長那兒去，求他借一筆款子——

在伏暑天借錢嗎？——他曾在冬天借過；他很知道當日的情形：井欄的木板燒完了，屋內又凍起來了。市長當日答應借款給他；可是那位老先生一雙鋒銳的眼睛這般怪異地注意着他。「約翰，我借錢給你，爲的是不要你再走入邪途呀！」他聲明着說；約翰的兩腿忽然顫動起來了。他在自問着，究竟市長是否知道了那件事，還是他不過那樣地猜疑哪；突然一件事壓到他的腦頭上來了，他想起自己從前是一個囚徒，無論何事都推到犯人身上來；不然，爲什麼事後又仍舊沒有工給他作呢？他覺得那嫌疑好似一塊沉重的暗雲漂浮在他的頭上。他雖然還清了借款；但是決意不再借——不再到市長那兒去了！——在木匠的鄰近園子裏雖然還種着幾行地薯，彷彿全被忘卻了似的——約翰可是緊咬着牙根；他幸虧鄰居纔得把亡妻埋葬。他心頭一陣昏亂；那兒放着一個爐子，一縷淡淡的月色在黃銅蓋上閃耀，他的精神全部地凝集在那兒了。「愛娜呵，」他囁囁着說，「你真的已經死了！」他好似感染了不可思議的痛苦，伸出一雙手來，一刻兒他腦海中的想像更換了，畢竟飢餓的想像最強有力呢。那時一塊廣大的馬鈴薯地展開在他的眼前了；那塊地在外面的田野裏，旁邊便是那口被他偷過木板的井，此時却隱藏在一塊茂盛的稻田裏面。那些地薯尙未收穫；因

爲別的農作阻擋着了。「祇要得到幾小堆就夠了！」他咕嚕地說，「祇求飽吃一頓就知足了！」他又呈現出一種被排擠的人們的頑強態度來：「明天說不定又有工作——如果沒有的話，那麼我要試驗一下，上帝究竟靈驗不靈驗！」

他坐了好久，直坐到好幾個鐘頭，月亮已經落山去了，他推想一般的人都睡着了；他便悄悄地踱出屋子，踱出家裏來。當時空氣燥悶；有時不過掠過一陣疾風；地面上一片矇矓，幾至什麼都辨認不清。因爲約翰曾經走慣那條路的，後來他拌來拌去地從雜草中出來，走到那塊馬鈴薯地了。他還往深處跑，因爲他覺得，彷彿他到處要被人瞧見似的；有時他彎下腰去，在草堆底下扒，有時他嚇了一跳，趕快縮了回來；那不過是在那兒睡着的一些低等動物罷了；有一條蜈蚣，有一個蠟蝦蟆從他手上爬了過去。他帶來的小口袋裝滿了一半。他站着，把它拿在手裏稱一稱份量；裝夠了；可是……他已經把口袋倒轉來，將所有的地薯又倒在地上了，不過他那隻手還緊握着底下的麻繩，他覺得在腦海裏彷彿有架天秤上去下來似的動着；過了片刻他才慢慢地說：「上帝啊，我不能把它們倒掉！可憐我的孩子呵！她要受大罪哩；讓我救她吧；我不過是一個人罷了，有什麼方法想呢！」

他站着傾耳靜聽，好似在黑夜裏從空中會有一種聲音傳到他那兒來的樣子；過了一會他的手握著口袋；他祇是往下跑，不斷地往下跑；一些茂盛的稻梗長著粗糙的穗子掠到他臉上來，他幾至無所感覺；沒有一粒星星指示他的行程，他踱過來，踱過去，終究找不出一條歸途了。他驟然想起十年前當監工時，在那兒走得這樣熟知的路，大概離那兒不遠了，當年他的女人是一個十六歲的丫頭，就在那個地方倒入他的胳膊裏的！他不覺帶着一種快感的寒顫向前進；他舉步時稻穗隨着單調地颯颯作響；一隻鳥，一個鷓鴣，或者一個金翅雀突然一聲從他的眼前飛了起來；他彷彿也毫不在聞，竟自往下走，好像永也走不到盡頭的一樣。

那時在遙遠的天邊有微光閃爍了一下，像是暴風要發作的光景，他立了一會，自己想了一番：他在晚間這些黑雲已經看得多了，他陡然知道，那方是東，那方是西了。於是他回轉身來，放開腳步，快快地走去，他想趕忙歸家，回到他孩子身畔去。他走着，在脚前有點東西把他伴倒去了，他不及思考，又邁了一步；可是他的腳找不着地————一聲穿心透骨的喊聲傳播於黑色深沉的夜裏；剎那間，彷彿地面把他吞噬了。

有幾隻鳥兒驚飛到半空中去，接着便萬籟俱寂：田間的步履聲也沒有了。稻穗單調的颯颯聲，植物的根子或梗子上，成千累萬的小蟲兒在蛀蝕着的細微得分辨不清的聲音，直到那愈加沉悶的燥熱消散了，起了一陣大暴風，在雷聲與傾盆大雨的回音中，地上萬物的聲息全部消滅了。

當時在北街街尾的茅舍裏有一個可憐的孩子自睡夢中驚醒；她夢見，找着一塊麵包，但是她實在祇咬了一塊石頭。她在半醒的夢幻中便抓到釘在牆上的大牀裏去，尋她父親的手，她可僅僅抓着了一個枕角，便安然地重復入睡了。

————
約翰格利克斯特脫永沒有再歸家來，永沒有回到他孩子的身畔；警廳向各方面設法探他一個究竟，可是全無着落。關於他失蹤的事在那小城裏大家談論了好幾天；有些人說，他跳走了，他往後要和他的伙伴溫赤爾會聚，跟他一同渡過海去，一般流氓過了海總有好處的；他們到漢堡的時候在路上一定已經知道籌船費了，好在那孩子已有教堂司事的瑪利昆妥·好監護了；又有一般人說，他到外面堤岸旁的水柵坑內自殺了，落潮的時候把他冲到海裏去了，在從前，他和溫赤爾曾經在那個地方商議他們的詭計。

那些紛歧的見解在宴席上被衆人互相品評。「至於你市長先生，」從前野苦苣廠主人的一個上了年紀的姨子，剛纔市長攙了入席的，對市長說，「你對於那件事有什麼意見呢？」

市長直到那時未發一詞，他不慌不忙地先聞了一下鼻煙，「哼，」他說，「叫我有什麼話好說呢？——這個約翰依照法律受了他的處罰後，這彷彿相沿成習似的，聽憑這個仁愛的當代社會困厄着他。現在它也困死他了，因為這個社會是沒有慈悲心腸的存在。還有什麼好說呢？如果叫我說些什麼，那麼我便請你們現在讓他安憩了吧，因為他另屬於一位審判者了。」

「這是實在的話，」老太太很驚訝地說，「畢竟你對於約翰格利克斯特脫時常另有一些奇怪的見解！」

「約翰韓生呵，」市長嚴肅正色地更正着說。

——我漸漸地清醒過來，我離自己家鄉遼遠，確是在林務官家裏倚着洞開着的窗子站着呵；月亮在樹林頂上迎面照臨着房子；從草地那面又聽得秧雞喔喔而啼。我掏出表來一看，已經一點

鐘過後了！放在桌子上的洋燭已經燒了一大半。我似夢非夢地——我年輕的時候便有這類毛病——看見人之一生映過我的眼簾，他當日所得的結局也便是我的一個疑問。現在我突然知道他的下落了；我清清楚楚地瞧見那個不幸者的遺骸縮作一團地在可怕的深坑之下。我今天聽了我的女主人的姓名後，我現在也知道：他那死者的聲音從悽慘的坑中還會傳到了一個活人的耳中；但是僅有一個十四歲的童子聽見罷了。那可憐的人失蹤第二日晚間，正遇我到一家相好的家裏去訪謁，他家中的男孩子手裏拿了蝴蝶網，嚇得臉無血色地走進房來。「方纔鬧鬼啦！」他高聲地說，向周圍望望，彷彿他在那兒還不十分放心得下的樣子；「你們別笑；我親耳聽得的！」——他到那剝皮井旁邊的馬鈴薯地裏去，要捕觸黾蝶，聽說黃昏時候牠在那兒飛的；當時離他不遠有人自稻田內叫他的名字「葛利絲坦呵！」聲音混而啞，他從來不曾聽見過那樣的聲音；他吃了一驚跑開的時候，那東西還在他背後追趕着。要捕住他的光景。

現在過了三十餘年了，我知道：當年並非鬧鬼，那童子不是聽見在呼「葛利絲坦！」那人在井下想念絕望，不由得喚出自己女兒的名字「葛利絲丁」罷了。

我還知道一件事：有一個工人是我孩童時代的老朋友，過了幾天他在田外靠井旁幫同收割糧食。一天晚上他對我說：『我們差一點兒就捉到一隻鷹！』

『一隻大鷹嗎？』我問。

『那鷹真不小！他鑽進剝皮古井裏面去——上帝纔知道，井底下有些什麼東西——牠的翼子撐開太寬了，牠撲着翼子，不斷地在那窄狹的井裏面撲弄，却飛不出井來。不過我們沒有棒可去打牠；同時那兒有陣怪難聞的氣味向我們颳過來，那個東西好像曾經吃過了臭屍似的！』

當時我不會留意過那番話；現在想起時不禁使我打了一個寒噤。滋潤的晚風徐來，心神舒適，尤其因為這是今朝的風，而不是往昔的風了。我知道那口井已於數年前填起來了。『睡覺去吧！』我低聲自話：『死者的靈魂啊，你也休憩了吧！』

我把燈熄了，讓窗子開着，使一切有生機之物可以進入我那兒來；出我意外的，不久我就睡去了；夢魔儘在那兒和一副愉快的幻像相搏戲：我看見祖城的道路朝陽矇矓地映照着；我聽見一輛車子輾輾地滾來，小葛利絲丁在廠棚的坐席上坐在兩位慈愛的老人之間，他們經過我的身旁，路

過青格蘆街出城去的時候，她和顏悅色地向我領首招呼。

老瑪利昆我不會再想；我知道，數年前她無憂無慮地長眠於聖學爾根慈善院中了。

——第二天早晨我很遲走下樓來，那赤醬色的獵犬從放在會客室門前的蓆子站起來，搖搖牠的尾巴向我表示歡迎；我踱進房去，房內無人；祇有女僕推開一扇側門，探頭一望，便趕快跑了，好似有人吩咐過她，我下樓時，去報告一聲的樣子。那時我便瀏覽懸在壁上的一些畫片，從畫上顯然識別出不同的兩類：牆之一面掛着施特費克（Karl Steffek）柏林著名畫師，一八一五——一

八九〇年）和老李亭閣（Fohann Elias Ridinger）畫家兼蝕鏤家，一六九五——一七六七

年）兩家的狩獵畫與動物畫；懸於沙發頂上面。我確看見盧濱士（Peter Paul Rubens）荷蘭著

名畫家，一五七七——一六四〇年）所繪的一幅耶穌十字架卸下像，左右兩旁各配一幅路德和

美蘭錫同（Philipp Melanchthon）德國的宗教改革家，與路德同時）的像。沙發側頭靠窗子背

光的牆上掛着一張半走影的照片，彷彿懸在往昔渺茫的境界似的；有一個草菊花花環，頗似約翰的女兒昨天當我們闖樹林時採摘的一樣，大概就是那個花環，圍着那深色的鏡框。

我畏畏縮縮地走近前去：那是一張戎裝的軍人像片，好像一般鄉人在他們壯年當兵時照回家去的那類的照片。像片的頭部還算看得清楚，它把約翰格利克斯特脫一副只見過一次而使我遺忘不了的容貌顯示於我的眼前了；不過在那副容顏上還沒絲毫呈現出憂鬱或罪惡的神色；高聳的鷹嘴鼻下長着短而深色的鬚髯；一雙眼珠嚴肅而且堅強地射出光來。這並不是約翰格利克斯特脫；這是約翰韓生。正如他女兒心目中的約翰一樣，她昨天爲這個約翰編了一個新鮮耐久的花環；那個影子同這個約翰還沒關係。我很想對我賢淑的女主人喊着說：「你拋開你那腦海中的惡魔吧；那個幻影和你敬愛的父親，他們同是一體：他是一個人，趨入邪途，後來受了罪啦！」

那時我聽見主人們從背後穿過通花園的門走入房來說話的口音，我便從掛有花圈的像片轉過身，面迎着他們，領受他們的早安和他們對於我起來得晚了所說的玩話。

——我們在一起又度過了一天快活的春日。天晚時我和林務官領着自己的義犬再往樹林那邊逛去，我忍不住住了；我把所有的事，昨天晚上回想着的和在自己腦海中喚醒的詳情全向他敘述了。」

「哼，」那穩健的人說，把一雙眼睛懇摯地注視着我；「這簡直是一個神祕，簡直是一首詩歌呀；畢竟你不僅是一位律師呢！」

我搖搖頭：「你把那件事稱爲神祕的詩歌原無不可；不過你也可以把它稱爲我對於主人迫切地表示的一番美意或者是一番同情哪。」天色已經暗了，看不見什麼了；我却彷彿覺得他親切地向我瞟了一眼。「好朋友，我謝謝你，」他後來說；「但是我的妻的父親——他本身的事跡我聽到的，那固然是很有限——我決沒有想到是這個樣兒的人。」

「你究竟怎樣料想他呢？」我問。

他沒有回答；我們默思着並肩而行，一直走回家來了。

「你們真是走得慢極了，」葛利絲丁太太迎着我們來時說，「你們把我幾乎忘却了！」

——次日清晨我動身時，他們夫婦倆送我到那條從林中通到大道上的路上爲止。「我們往後和你通信哩！」林務官說。「原來我並不是一個善於寫信的人；這次却不然了，我一定給你寫信；我們必得設法繫戀着你，好使你將來再找到我們家裏來的那條路呀！」

「不錯的，你再來呢！」葛利絲丁太太高聲地說；「你答應我們下次再來吧；那麼你和我們分別還不至使我們過份地難過啦！」

我便應允了；於是他們和我握手道別；我站着看他們走了；她倚到她丈夫身上去；他輕輕地把胳膊搭在她腰間。不一會，路上有一個彎兒，我便瞧不見他們了。

「約翰格利克斯特脫的女兒呀，再見吧，」我低聲地呼叫；「只是前半個字，只是那個福字留回給你了：（按格利克斯特脫是『福城』二字之意；）它終竟始終如一的吧，因為它落在一個適當的地位呢！」

——纔過了十四天，林務官的第一封信到了，我正在那兒披閱文件，使我停頓了多時。「你從前允諾我的話，你也無須履行了，」他的信中說；「我們道別後，即晚上我便向葛利絲丁敘說了她父親的事，源源本本地如我從你那兒聽得的一樣。你的話大概都是實情，他諒必就是那般狀況；他畢竟還另是一個漢子，與他從前溫柔和順地寄託於他女兒心中的人絕不相同；夫婦之間彼此也不容有這類祕密之事的在。雖然她起初傷心地淚湧，幾乎令我吃驚，我以為父親的性格大概又

表現於我的溫柔女人身上了。但是她的純粹的固有的個性不久便又恢復原狀了；現在——我的朋友呵，耐冬花在林畔又開了花，非常地可愛，我好像覺得，它從來不曾開得如此馥郁芬芳的；至於約翰格利克斯特脫的像片現在已帶上了二個蓬勃的玫瑰花圈；現在他的女兒很重視他；她不但知道她的父親而且她還知道她父親一生的事跡，——內人葛利絲丁囑咐我多謝你，問候你，我却不能把婦人的口吻形容於紙上；我只能請你記着這番至誠之心吧。」

林務官當時信中那樣地說着；每年我們彼此雖然通過幾次信，我却沒有再上他那兒去。可是現在我書房內在邊屋角放着我收拾好的皮包在兩把椅上；外面泥土圍上的籬畔旁，耐冬花又在開花了，房內一切什物完全整整齊齊地收拾起來，有一個星期之久了；因為確實的——明天我要往我朋友那兒去，往約翰格利克斯特脫的女兒和精悍的林務官那兒去。他答覆我的信真是一個喜報。「我們興高彩烈地望你來，」他信中說；「你最好是在這時候來；小兒衣袋中懷着畢業文憑也到家了；他的母親十分寵愛他，並且仔細審視他的面龐，想從他面上繼續發現她父親面貌上的一點特徵。你來吧；我們僅僅缺少你這位朋友啊！」

——
要是明天的太陽照醒着我的時候，那麼我定然要到那邊去！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會社與愛戀

Liebe und Gesselschaft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原
著
者

Theodor Storm

譯
述
者

李 珠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 海 河 南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本書校對者何濟剛)

• C 五二二

國家圖書館



004759209

